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嚴終後
爲下卷 班固 漢書六十四

秘書監譙郡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東越也子嚴姓也貲千金武帝善助對
縣是獨薄助賜書曰制詔侍中樂安侯臣賀臣青翟臣湯大夫後得朱買臣司
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皐膠倉終軍
嚴葛嚴吾嚴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
旅數發內改制度興事業多東方之士
師古曰興事業謂興文學之士白優孟
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

又與議朝廷大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師古曰論議之文辭合義理也）大臣數詘（師古曰詘謂不如助也音丘勿反）其无親幸者東方朔枚皐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常稱疾（師古曰詘謂不如助也音丘勿反）避事朝臣莫根持論（師古曰根謂堅固之無根據也）上以此偏尊助與壽王日召入前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未二十以問大計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師古曰屬音之欲反）中華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優畜之（師古曰言實欲救之力不能耳德不能優畜之也畜許六反）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言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舉總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愬告也）又何以子萬國乎（師古曰言天子為萬國之子）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戶庭（師古曰言不欲出戶庭而治事）於是太尉趣（師古曰趣讀曰促）罷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師古曰言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為發兴遣兩將軍將兵詣（師古曰詣至也）閩隘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

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師古曰攝安也音奴協反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猶難也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劗髮古剪字也師古曰劗與翦同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不可牧養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服侯候也為王者斥候侯衛賓服服虔曰侯服之外有衛服賓服也侯衛一服同為賓也蠻夷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也要者以文德要來之耳音一遙反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阻險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視之

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載白之老不見兵革師古曰載年也言自髮在首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蟲蛇常在水中故斷髮文身以像之蟲蛇之象也越人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反救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慶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臺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世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賑爵爵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鬻子二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鬻賣也一說云鬻賣質也一說云鬻子者謂令子出

就婦家為質賢壻解在賈誼傳賴陛下德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音橋梁謂益道橋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脛音輕認是也項氏之家吳人此音以輕認為脛音非也師古曰輕音口莖反何云陵絕水乎又橫廟之音無所依據輕音口莖反行數千里資衣糧不越地師古曰資適資輿輸而前領服虔曰輸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數犯觸及解在王莽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屬音之欲反曰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名將古曰淮南王傳作簡

以其軍降虜之士（師古曰降戶也）及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鑿鑿（師古曰言常居舟中舟之役故多死也）擢言直著反（師古曰擢言直著反）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寡婦（師古曰號咷言泣聲）號咷（師古曰號咷哭泣之聲）哀聲感天地之精（師古曰精氣也）而災氣變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師古曰恩謂惠也）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慺慺（師古曰慺慺猶勤勤也）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內中也）

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溝壑之（師古曰霑漬猶言沾濕也）民為夢（師古曰夢久也言有兵難日日思古胡字也言胡虜古今不自保也）早閉晏開（師古曰晏久也言有兵難故漫城早閉而下開也）臣竊聞之（師古曰竊謹也）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地形者及以越為人眾兵強能水戰地形多山險難入（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以高山大淮南全國之時及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陰入於邊為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竊中國異（師古曰竊謹也）不習南方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巧之人轉物被舟船也人音四三）又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章入日十五日今鄱陽縣也）積食糧過西入伐材治船邊城

守候誼誠蓮越人有八伐材者輒收捕欵其積聚雖
百越杳邊城何且越人絲布力薄材
其粲已如曰人女大字字子說非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
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
師古曰能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
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耳也也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師古
曰輓引也音晚大亦人字南方暑濕近夏瀑熱師古曰下音下及蒸露水
居蝮蛇蓋蟲生師古曰有毒也音可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
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師古曰舉五人
在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

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
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入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
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縶其絕
世存其主國建其王侯以爲蕃越子孫百世不
養之耳非天子苗也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二古曰共讀曰供陛下
以方寸之印文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綬者印之綬不勞一
卒不頓一戰師古曰人一日古人山大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
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殊死逃入
山林險阻師古曰苑天兔之人而入山林險阻之中皆而去之則復相羣聚
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勞食糧乏絕師古曰罷音

男子不得耕織樹種婦人不得蠶絲紡績織紝師古曰人植也樹王曰維維音人林柔反

食行者無糧民皆兵事古謂老弱轉向師古曰餉食亦不字

可勝毒盜賊必起臣聞長者必衆隨而誅之不雖擊誠弘安曰郡都尉姓屠名雖也

名祿越人延入深山林叢蔽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還擊之秦兵大破西盛遁師古曰適

戎以備之師古曰讀曰不當此之

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行者不還往者重罹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

所處荊棘生之音也師古曰羌子道經之言也師古曰羌子道經之言也師古曰羌子道經之言也

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師古曰賢人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

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

不敢與計彊弱曲直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

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厲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厲微賤衆也師古曰

勇士聾車者此皆言役之人新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

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入數爲囿

江漢為也師古曰八謂舉有大野音有大陂有揚汙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

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耳共讀曰供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荷依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書為文謂之畫以粉文謂之黼張於左謂之斧之間馬王凡師古曰馬王猶言諸侯也讀曰謂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響音許兩反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腦也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加膊日得其地物不足以潤澤之雲雨不足以養育也使百月閒猴之人大上而須汗馬一炊勞平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言徐方盡來服也王道大通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勤力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種以養君子也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敢竭愚忠師古曰竭盡也盡其愚忠言其意也臣竊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盡言其意也臣安敢懷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領閩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

是時漢兵遂出踰嶺越領會閩越王弟餘善兵權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諷諷告也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

遣大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諫淮南曰皇帝問淮南
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蘭之朕奉先帝之休德
夙興夜寐明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以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以
此年凶菑害衆師古曰菑古災字夫以助助之身託于王侯
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攘奪也音人羊反使邊
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也慮計也明
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
咸盡賓服嶺然甚慙師古曰嶺遠也言不可及也嶺音弋支反嘉
王之意靡有所終師古曰靡無也終極也使中大夫劭諭朕意
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也臨越事上
書陛下故遣臣劭告王其謀事王居長書言漳濛不即
王同其計如淳曰漳濛迫已言事迫不服得先與王共議之或曰漳語助也師古曰漳濛迫是也遣速也音上聲反朝有
闕政遺王之憂師古曰言朝政有闕乃使王有憂念也遺猶與也陛下甚恨之夫兵
固凶器明王之所重出也師古曰重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
暴止亂未嘗無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
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以制海內之命師古曰言能殺與之命
曰匄讀曰仰謂仰而望之今閩越王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戾性貪戾凡人貪而戾殺
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
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逼陰計畫策入尋陽樓
入師古曰漢有樓船將軍尋陽也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

王句踐撫霸中国今越
王欲慕之句音劬扳反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
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
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率明詔則會
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
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照有戰鬬故云不伐也故遣兩將也於境上
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讀曰嚮嚮音
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師古曰今又
使者入謝師古曰謝
也南越王甚喜荷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
詞章改也有狗馬
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謂朝服也故
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
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治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治屬會稽士卒
罷倦師古曰罷讀曰疲三王之兵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
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
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
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
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
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
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敢忘意在言
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詣臣臣又以所不聞師古曰
先未聞

者人得開也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助侍燕從容師古曰從容閑語也從音千恭反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音聲耗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厥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當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建非一故言諸越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閒者閩粵又不聞問貝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母欲立帶有寵於惠后惠后之故襄王避

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師古曰謳謂道中謳音一侯反]當富貴毋忘苦日久行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謂讀曰汝]妻恚怒曰女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師古曰飯謂飲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後數歲買臣[師古曰買臣自充卒而至會稽太守]重至長安[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而至會稽太守重車也載衣食曰糧]糧用乏[師古曰乏謂資財匱竭]上計吏[師古曰計吏將重[直用反]者直用反]詣闕上[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計吏為卒將[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邑子嚴助[師古曰邑子同里相善者]貴幸薦買臣召見

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敝中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便買臣難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詔發會稽[以自國也說者乃云以是地名失之矣]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君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以[買臣辭謝詔買臣到郡治

樓船備糧食水戰且須詔書買到與俱進師古曰須待也初
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飯食音扶晚反
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
計吏舍稍史方相與飲食師古曰具讀曰值不視買臣買臣
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顯示也守
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
出語上計掾吏皆醉伏謁大言曰也師古曰誕大言也呼火故反下同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
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洪文
卿国永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守丞者掾太守所言也守音式又反相推排陳列中
庭拜謁買臣旁吏稍益引去張晏曰故等大夫秉實事迎
駕駟如今州牧刺史矣買臣坐故官治所上
聞大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迎道上百餘乘
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
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令
讀曰飯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
乞音氣予音與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
之師古曰報讀曰報買臣受詔將兵浮海擊東越
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御史大夫皆賈臣

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為小吏趨走買臣等
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素貴故陵折
買臣為長史湯坐將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
之買臣見湯坐不為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
禮之也為音于偽反買臣深
怨常欲死之師古曰欲死以害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
誅買臣買臣守山拊如淳曰拊音夫音芳無反至都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
蘇林曰博五道行棋不用骰但行事相對也格音古伯反師古曰格五者
施曰格五其行棋皆法曰格五事不詳其故二格五者古曰
即今樗之蒱也音先代反詔使從中大夫
明選為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
上不許師古曰請於黃門養馬之事以效願守塞
乞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書復召為郎
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
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
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時務略輯湊師古
曰言其無方術整齊之務以為吏不少雙海內及至連十
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壽王師古曰言其
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荒廢橫發繇役百姓不贍在前
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職
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擅弩下吏磔弩

百吏不敢前張晏曰言盜賊所以蕃滋師古曰蕃音扶元反蕃茂也滋益也蕃滋言其多也盜賊不得投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以衆捕寡盜賊有生無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縱其執勢必得傷害以禁民毋得挾弓弩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人情各有所樂則以制禁若則以制禁民而捕非常有事則以設守備而施行陣又至周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流行反劫殺人民以逞其欲臣下陷於貪狼之行生師古曰狼貪也音五官反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危害之具不可勝數今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任刑戮師古曰戮法除也隨名城殺首法令師古曰以法令爲首去仁恩而行詐諼豪桀師古曰桀亦也音火規反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師古曰撻擊也箠馬杖也梃大杖也撻音大昆反擊音工歷反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言益多不可勝數也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置後封興學宮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列布衣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言此者并以言公弘字內目化方外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然而盜賊猶有者

鄧國二千石之罪非撥弓弩之過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射乎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持樂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師古曰論語我孔子之言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射者也司馬法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豻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言言中也師古曰仲反愚聞聖王之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盜也且所爲盜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数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守良民以自佽師古曰佽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師古曰救助也擅專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礼大不便書奏上

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以合群臣祉祠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王文王之祖則古公亶甫也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涌泉師古曰涌言濶澤下霑如湓之溢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

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
幷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符瑞並至珍
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
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廼漢興是日賜壽王黃金十
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
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服虔曰齠秦法
古已長短解在張湯傳從橫說在藝文志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
子間師古曰諸子諸儒生相與排儐不容於齊家貧昏
弋貰無所得師古曰貰音二得反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

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關見衛將軍
師古曰衛青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之匱久諸侯賓
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
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
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
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
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兵書言兵法謂
用文之法天下平天子大崖周禮師旅之樂也春見秋獮者
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舒

也金木兵器所以禁暴故於此時取之兵者凶器也於音先淺反且怒者逆德
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
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
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海內爲一功業絕運粮以行
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
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棄之
劍奴師古曰言雖散
音蘇其下類此非完
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
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因澤鹵之
生五穀師古曰地多鹵鹹澤而鹹鹵故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
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
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
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豢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晚起於
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腄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
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此河也腄音直瑞反又音誰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爲鍾計其道
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
纖不足於糒女子紡織不足於糧師古曰餉亦饋字
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

帝定天下略地於漠南閩匈奴衰代谷之外而欲擊
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
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及也今以
文高帝不聽遂至平城高帝悔之
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士卒之事故兵
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聚數十萬人雖
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猶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
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獘所以爲業
天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邊境而獘略人畜也上自虞舜殷周
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獨視書也禽獸畜之不比爲又大不上
[illegible]
大恐召班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
易師古曰言思慮也伸邊境之民罷獘於境上而
外市師古曰言與外國交市也故對敵
已爲苦若重郡之屯師古曰重郡之屯謂多發兵也故對敵
而秦政不行離令二子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
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謀計
之而加察焉爲是時秦亦俱上古書言世務書
秦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各
皆者各在何處迺拜偃爲上郡都中偃數上疏言事遷徙
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徙上曰古者諸侯地

不過百里彊弱之形勢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
方千里緩則驕奢易溢生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
師古曰檄音胡激反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言萌芽也
牙之萌木之萌芽也前日朝錯是也今
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
師古曰適讀曰嫡
嫡代立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
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
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
分之術也上曰善初立天下宗室
latter 以其計又說上曰諸侯王或連城數十地
latter 之實亂眾民皆高其行願得
latter 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
發燕王定國陰事便有
latter 累千金或說便曰大橫師古曰橫
latter 四年餘年身不得送師古曰遺
收賓客棄我諸侯曰久矣子之生不五鼎食死則
一五鼎食而已
latter 師古曰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臘也加俎十實大夫三鼎士二鼎師古曰五鼎鼎亭之制被於禮經耳之說
倒行逆施之師古曰言其違常理也論語本出伍子胥便辟而稱之便
latter 親不以為子貝兄弟不
戍漕輦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
朔方地肥饒外阻山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
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
不可就師古曰就成也已而棄之天下愁苦

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
[illegible]書上[illegible]拜偃為齊相至齊偏召昆弟賓客[illegible]歡五百
金予之歡曰[illegible]古曰數責也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
賓客不我內門[illegible]今吾相齊諸
君迎我或千里吾與[illegible]
使人以王與[illegible]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
燕王詘死陋自殺偃始
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齊
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
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
殺聞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
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
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本
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迺遂族偃偃方貴幸時
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illegible]聞
之以車為長者

徐[illegible]無郡無終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士
崩不在瓦解古今也何謂士崩秦之末世是也陳
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
後鄉曲之譽非有孔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也然起窮巷奮蓽棘矜兵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
下亦同偏袒大呼天下從風解吳齊趙之兵是也之
因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
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
之患在乎土崩而謂瓦解吳齊趙之兵是也之
國讙譁爲大逆號皆稱萬乘帶甲數十萬威足
以嚴其境內時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
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
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
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意外之

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聖人不能爲
謀雖賢人不能慮雖有堯舜之智不得施雖有
士或言難而君已海內師古曰言雖欲爲之謀慮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
之君或存乎師古曰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
無土崩之埶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
師古曰還圍讀曰旋矣楚昭王之困也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
者安危之明要貞王之所留意而深察也聞者闕
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又音如字民多窮困重之
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推數運理而觀之民宜有不
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動者土崩之埶也故

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儻之廟堂之
上而鎮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
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逐走獸而射飛鳥弘
游燕之圃窪從恣之觀極其常也從音縱觀音官
也從讀曰縱 金石絲竹之聲純淫之樂自若師古曰自
音猪吏優柔傴之突不絕於耳帷屋之私俳
優柔傴之突師古曰傴音於矩反不絕於耳帷屋之私俳
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
難俾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俾使也此二體者
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聲於當世親天下而服
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
公師古曰依讀曰扆扆屏於上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
成其敝足以安師古曰言其敝未之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
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師古曰奚何也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三十四下師古曰卽前書也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三十四下師古曰卽前書也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言臣聞鄒子吾丘主父等者有其本書過則以示不改易也

曰師古曰卽前書也故教文質者承敝也師古曰救當時則以救敝也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也有易則易之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

後廢車馬衣裘宮室曾詩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

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觀也師古曰顯下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

美則願是教民必務也後而無節則不可贍古師曰贍足也民離本而徼末矣師古曰徼要求也音工堯反末不可徒得師古曰徒空也故擯紳者不憚危身以奉其上農夫不惜勞苦以務其業擯紳謂搢紳插笏紳也師古曰李奇為詐帶劒者不憚殺人以矯奪人之財師古曰矯託也音居表反而世不知慙媿故姦軌浸長師古曰浸漸也大佳麗珍怪間順於耳目故人競逐之師古曰競爭也逐追也加淳曰采師也師古曰李奇曰采色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來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師古曰範謂為之立法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生源為民制度必防其淫使奢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溢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

[illegible]帝宋畅戊元朔[illegible]孰六畜遂字師古曰孰古熟字也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載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師古曰更謂迭興也音工衡反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侵守合從連衡兵革並興師古曰車轂相擊言其深廣也音子容反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交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

帝王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
師古曰虡者懸鍾鼓之柎也柎音附虡音巨
偃干戈示不復用元黎民得免於戰國
逢以天子之人自以爲更生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
患皆逢明聖之主謂心更生也更音工衡反
賢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
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嵗治爲知巧
權利者進篤厚日以正著退法嚴令時謂諱諛者衆師古
曰謂上美意廣心遠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
以北攻彊胡斥地進境師古曰斥開也讀曰拓
築以隨其後又使尉屠雎將樓船之士攻越使
絕人數手之秦兵大敗越人遁逃廣曰持久糧食之
當是時秦福北播於胡地師古曰播猶留也
用之地師古曰留止也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士男被甲丁
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
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兵陳謂起兵也
與趙王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
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
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
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合不約而同

會壤長地遠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遠益也師古曰言其稍久也長音竹丈反）滅世絕（應劭曰伯讀曰霸）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師古曰載記云夜郎侯臣於漢成帝時來朝也僰音蒲北反）深入匈奴婟其龍城（師古曰載記云龍城匈奴大會祭天處也婟音普北反）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久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師古曰累音力瑞反）非所以子民也（師古曰字謂愛之如子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挐相連引也音女居反）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

今天下銀甲摩劒（蘇林曰銀甲鎧也摩劒言新磨劒也師古曰摩音莫臥反）矯箭控弦（師古曰矯正箭幹也控引使滿也）轉輸軍糧千里（師古曰言轉輸軍糧千里而至也）東壤制（師古曰東壤制謂東方之境制其服也）未見休時（師古曰言無休時也）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簒生（師古曰簒音初患反）今外郡之地或參（師古曰參音所林反）列諸侯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千里帶（師古曰言帶者若帶之圍繞也）前後有餘（師古曰言前後有餘者謂前後相去遠也）譬猶悬（師古曰悬讀曰懸）帶（師古曰帶在腰所以懸物也）著（師古曰著謂附著之義也）之於人也（師古曰言悬帶著之於人也）一曰帶在胷腹間（師古曰胷音凶）著之義也晉所以亡（師古曰言晉之諸侯大盛也下陵京室之私以至滅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陵秦之弱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讀也（師古曰言不可盡讀者音必滅亡也）後以安爲騎馬令（師古曰古天子之騎馬也音黃嘉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爲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群臣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葭蘆也成長則爲葦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荐讀曰薦言隨畜牧遷易故居不安也孟康曰薦讀曰荐狄荐居是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古奔字票騎抗旌昆邪右衽師古曰昆音下門反衽衣襟也昆邪不歸而衣襟右掩從中國也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暢通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不勝其任者也勞力謂歸農畝也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謂成法於宇內也一曰刑見也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師古曰言自謙也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封禪之君無聞焉師古曰言古不封禪之美也夫天命初定萬事草昧

於受命之君也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建業傳於無窮師古曰闡色謂光飾之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乃臻於盛日月之光華於是乎在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陛下勸成宣帝之明之故奉燔燎於郊宮師古曰燔燎祭地也燔音煩燎音力召謂泰時及后土也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雲興日炤師古曰炤明也炤者明雲亦謂神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燕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以燕謂飲之也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謂充祭俎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曰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善也昔白黑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服虔曰緝熙春草名也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營丘也師古曰昔本齊地張晏曰江淮職貢三為善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山也師古曰昔音錯故反音子洛反洪萬之昔也禹師古曰謂史官記紀也蓋六鶂退飛逆也張晏曰六鶂退飛衆諸侯師古曰鶂音五歷反鶂音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本紀武王伐紂木也船木也德魚水物魚躍登舟為本船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贊論是也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變也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一角一故云并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用今此稱一故云并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龍鼻蒐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辮要音一遙反斯棘而跂之耳師古曰棘手而待之言其即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

地及匈奴名王有降衆者時皆以軍言爲制（師古曰卓音竹角反）元帝中博士貢禹（師古曰禹姓貢名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師古曰鑄銅鐵而鼓風炭以融化之故云鼓鑄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師古曰顓與專同下亦類此）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重問狀軍詘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迺封域之中（師古曰極也）出疆

何以言鹽鐵郡有鹽官（師古曰說者非也）正二國廢鹽官東海愛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計地廣大各取其中）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國計也故曰詘其用器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勤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鼓鑄者欲交春耕種賦民（師古曰賦謂稅與之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謂農具）今詘其時失民心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開之偃已前二奏無詔（師古曰不下來也）不惟所爲不許（師古曰不取其恩也）而自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采取也）此明聖所

必如[illegible]杜欠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孟子曰[illegible]
未[illegible]盈之士[illegible]盈者地[illegible]長而欠極故[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大[illegible]都有少[illegible]
自[illegible]必死而爲之邪師古曰[illegible]
也[illegible]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頗行非奉
使[illegible]詔下徙中史徵偃即罪[illegible]
詔[illegible]示御史大夫初[illegible]
關[illegible]子[illegible]軍[illegible]
烈[illegible]
也[illegible]
[illegible]後亦同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過前棄繻
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其說師古曰說讀
曰悅當發使使留以[illegible]
草之[illegible]
時有風塵之警[illegible]
願丰[illegible]
少[illegible]
之任師古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軍對擢盧諺大夫諫越與漢和親延壽軍使南越
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
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
王聽許詣闕奉國內屬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
丞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故其俗今使者留填撫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舉兵攻殺其王及漢
使者皆死詔在南越傳軍亟時年二十餘故世謂
之終軍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
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微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師古
因初性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奏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
褒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蓋
宣帝仕反又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
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
名欲與協律之事丞相魏
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
召見待詔故昌邑王
時郎中和樂者言政治聲也聲
三言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所被無所不被選好事者令依
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
寺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聲也聲
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
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爲僮子選在
歌中師古曰汜音
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
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

何足以當之褒既爲刺史作頌師古曰即上中和樂職宣化之詩也美盛德故謂之頌又作其傳師古曰解釋頌義又作者之意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師古曰軼過也與逸同上頌徽褒既至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大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師古曰純絲也謂織之爲縑帛之麤絲縷之密也一說純絲不雜以他物也美黎民之饗師古曰饗食也今俗猶謂食爲饗音許兩反太牢之滋味服虔曰太牢牛羊豕也滋味謂肴膳也今臣辟在西蜀師古曰辟讀曰僻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蒿之下師古曰蓬蒿草也茨音才私反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師古曰顧猶反也累謂拘繫也不足以塞厚望言應明指師古曰指謂所當也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其素師古曰抒謂出也素謂直情也抒音食汝反記曰共作春秋者以爲五始其讀曰恭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

五始之要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緯元年春王正月謂天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是爲五始共讀曰恭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讀曰趣普博也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遠政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斫斫應劭曰斫斫皆極貌如淳曰健作貌也師古曰如說是也斫音口角反又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焠其鋒師古曰焠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鋒刃也出南昌故曰越王之淬也師古曰越地出善金故謂之越砥砆以礪其器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也師古曰礪砥也音五各反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師古曰剸截也音之充反又音徒官反忽若雪汜畫塗師古曰畫帚也汜汜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埽汜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雖崇臺

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師古曰溷乱也音胡頓反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鑿馬也幼喘胥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鄒參馬乘白孟康曰良馬俊頭口至鄒故曰齧鄒張晏曰王良則旦至故曰乘旦師古曰乘音食證反王良執轡策駕參驗左氏傳反国語子孟子郵無恤郵禁晉灼曰郵音尤郵無恤字伯良劉無止王良揔一人也楚辭云驟踸踔於敵極遇係陽而得代三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韓哀附輿應劭曰哀作御師古曰宋袁云韓哀韓又作侯也時已有御此說也世本韓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縱馳騁驀忽如景靡師古曰乱馳曰驟景疾之甚塊言其速也景音於憬反首在光景之從靡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蹶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焉能蹶遂死也周流八極萬里言息征

善導哉人馬相得也師古曰御者工用相得也備御之意也備音蒲墨反備御若此雖造父不過也造父古之善御者也造七到反

若盤旋委曲隨道里之遠近日行一舍百里之法也

委委委曲之貌也委委音於危反

隨賢人之素予亦望王良之託乘也

素予古之善醫黃帝臣也

衛卿有貴者易其道

衛卿謂衛青也

樹伯迹師古曰伯音霸

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圄空之所以勞海內也是以臣喻

昔周公旦輔成王躬吐捉髮之勞以待賢士天下英俊咸來輻湊故有圄空之囹圄牢獄也

隆殷宗之高宗師古曰殷高宗武丁也

齊桓設庭燎之路以延天下英俊

齊桓公置庭燎百枝以待四方賢士

禮故有匡合之功

禮故有匡合之功師古曰九合謂一匡天下也合音胡荅反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師古曰逸謂閑也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
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 師古曰悃至誠也 [illegible] 進仕不
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
困於鼓刀 [illegible] 百里自鬻，甯子
飯牛 [illegible]
離此患也 [illegible]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
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
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 [illegible]
離疏釋蹻而享膏粱 [illegible]
[illegible]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
說士 [illegible] 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
之臣。故虎嘯而風冽 [illegible] 龍興而致雲 [illegible] 蟋蟀
俟秋吟 [illegible] 蜉蝣出以陰 [illegible]
[illegible]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illegible]
[illegible]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illegible]
[illegible] 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 [illegible]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
望 [illegible] 明明在朝，穆穆列布 [illegible]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 師古曰 [illegible] 雖伯牙操遞鍾 [illegible]

賢臣而弘功業後士亦俟明主以[illegible]其德上下俱
欲[illegible]然交欣千載書合論說[illegible]
順風而呼如臣魚雖大數[illegible]貫得意若此
則[illegible]不止昌今不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猶賢也幷音義曰幷音白浪反今之圍棋也師古曰幷音步浪反古詩有飲酒高會接
音樂有鄭衛之音者是言古詩之言音樂有鄭衛也師古曰鄭衛二國之音皆淫辭也今
世俗猶皆效之說耳目感心意也師古曰說讀曰悅
高祖博亦好之博局也所以行棋也好音呼到反
安昔忽忘萬事師古曰忽忘猶言不記憶也
太子師古曰言為太子之師傅也
歸師古曰歸讀曰饋饋遺也
馬碧雞之寶司馬相如所為諫獵上疏者也
今之後宮昌陵在昔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
三言碧雞金馬可以招來武帝信其言而興焉
立靈耳珠厓郡皆在西方海中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地水中可居者曰洲音
元帝初即位下詔曰廣袤可千里師古曰袤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
民皆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
反殺吏漢輒發立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
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
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後
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

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詔縣更叛連年不定（師古
曰縣上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
上從其計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將三千人及馳刑罪
人合七萬人浮海從下瀨將軍討之樓船將軍將
兵先陷敵制其生口以知利害指授諸將偃爲
營尉成主糧食後將軍下瀨將軍會番禺與樓船
將軍俱進會師古曰直言出他事故云指授也指音
之忍反偃於建反糧音良倩千見反）伏波將軍
以三千人下灕水會合浦（灕音離）千
乘海下循海而東將軍以二千人下蒼梧（蒼音
倉）戈船將軍出零陵（零音靈）下離水（離音
力智反）或別出桂陽（桂音古畫反）或下湟水（湟音
胡光反）會番禺（番音盤）其相呂嘉王建
反縱火燒城而走越人相攻殺以降降者皆復
其爵位使如故其毋多殺（師古曰言不多殺人）
故君長遂降定越地爲九郡（師古曰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
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

上使待中駙馬都尉樂成侯許延壽（樂音洛）
上書願發兵擊之詔報曰南夷反天誅加之
不過發南小男（師古曰小男未冠者）不過發
越巂（巂音髓）出其北牂柯（牂音臧）下其
東不過發豫章（豫音弋恕反）下其西
不過發蜀犍爲（犍音鉗）出其南（師古曰
言不過發此數郡耳）會番禺（會音工外反）
此非兵革之事（師古曰言不須興兵革）
將相擇其

其害然北南不過隴越不過五嶺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聖漢初興高帝撫循命世定天下至孝文皇帝即位天下安寧中國不安假令行之則邊境盜賊四十下男子不得耕織千里之馬絕先安之於是遣將

道里費而不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而弗顧之路塞鄭衛之倡棄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憂飢餓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校計數也)乘輿馬或駔(師古曰駔音牝)而守閭閻(師古曰閭閻里門也)或連車騎(師古曰連車騎言多也)錄(師古曰錄音力具反)眥(師古曰眥音才賜反)而不得聚民以擾服之(師古曰擾馴也)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磐石以至蒐(師古曰蒐音所留反)粟浪爲郡(師古曰粟音速浪音郎)北絕匈奴莫(師古曰莫音慕)垂更起磐(師古曰磐音步干反)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

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要須一不能足當此之
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
女子乘亭部孤兒號於道者母寡婦歐泣於哭師
曰流涕曰泣言無聲曰哭泣也 涇陽虛榮想寬平萬里之外治南王
盛高虎侍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弘等訥爲使者是
皆鄉北秦大征伐不休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
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尚未十城
鄉相枕席於道路如淳曰鄉音嚮師古曰鄉讀與嚮同嚮不必嚮音之 晉灼曰枕音之深反
莫樂夫婦至嫁娶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
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清怕之忽欲驅士踰越
大海之中師古曰踰越也言聖人起之則後服中
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
西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蠻爭之人父子同川而
浴相習以鼠飲與禽獸無異本不元郡縣置也顓
毒莒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盛藏士百死又非獨
珠厓有珠厓瑇瑁也師古曰瑇音代瑁音妹亲之不元惜不
擊不振威其民輕詐負力以往者

羌蠻言之暴師曠未一年踰千里費四十
餘萬斛大司農之錢

之學年顏師古曰說謂長短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一雪長安令
令史補以材能得幸與參捐之相善捐之公卿得召
見顏師古曰京兆丞缺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京兆
丞司直師古曰縣官言與痛薛大夫張晏曰痛甚也薛大夫謂
御史大夫也言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
今令史得官天下筆士言語妙天下師古曰筆謂能書記者
也言天下之人皆稱其妙也君房助也君房本隅矣捐之前言平恩侯
可為將軍期思侯並可為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
而書載之耳曾如言又為謂者滿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中
謂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離之位
不當如是乎師古曰冀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謂事見納用朋曰我復見言君房
也捐之復短石顯與曰顯非貴讀如本字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師古曰弟但也且與合意
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與共為薦顯奏曰窺貴見石顯
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
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好出即歸其家不妄交遊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
與奏曰窺見長安令與事得以知名數召見與事
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曾參也事師有顏閔之行師古曰顏回閔子騫

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為首為長安
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讀曰嚮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
則董仲舒進談動辯則東方生置之近臣則汲直
張晏曰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用之小害則寬
厝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兼此六人而有之守
道堅固執義不回師古曰回邪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
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廼下與捐
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與捐之
懷詐偽以上語相風更相憲譽師古曰風讀曰諷更音工衡反欲得
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事白說珍行震雜

亦何排陷之恨哉

嚴朱吾丘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正經五美百七十九
注三千百十九

東方朔傳第二十五

班固　漢書六十五

秘書監護軍長史領祕書監臣謙等奉

朔字曼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平原厭次人也（師古曰言祖功也臣表有厭次侯）

爰類是則嚴之名也其來久矣公羊而說者乃云厭浥（浥於及反又音一珪反又音一珪反）

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嚴音一北

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

位（師古曰不拘常也）四方之士多

千數（師古曰數音所主州縣之孫又音所具反）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師古曰若言具書也）

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如淳曰資子冬日乃得文學書三冬文史

之事足可用也）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師古曰擊劒謂擊刺也）誦

二十二萬三千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
教師古曰學效所以爲進退士衆之節也鉦音正丁政反誦
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弓矢隨之言服習弓矢也
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師古曰編列
勇若子路貫師古曰孟賁衛人也子路魯人也孟賁古曰勇士之稱子路姓仲名由字子
勇敢能搤三軍捷若慶忌師古曰慶忌吳王子僚之子也僚爲闔廬所殺慶忌亡走諸侯
軍服猛獸也捷若慶忌師古曰慶忌吳王子僚之子也僚爲闔廬所殺慶忌亡走諸侯
師古曰搤大也一說管仲分財自取其半鮑叔不以爲貪知其貧也搤音於革反
而說首乃妄解不通也搤音於革反
期於桀下待之不至遇逃也桀下齊城門也
逃亡百日即徵至者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湖昧
死再拜以聞湖文辭不遜師古曰遜順也
爲人
奇也令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署名衛尉卿屬官
軍數處不住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
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亦同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湖教
口上即過叩頭請罪願有增闌上過朱儒皆號泣
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湖言上欲盡誅臣等上
知湖多端召問湖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湖生亦言
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
湖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

波音頗不得見於大
子也奉音扶用反貴下並同
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廄之御
騶也後人以給騎謂之騶騎
波也曹輩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

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甚其禮不可用罷之
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發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
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射覆謂
二六射覆數百所賀反覆依音芳目反
術家云以器覆物而令人射其數中者即得之也覆音芳目反
賞守宮壺盂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壺器之下而置諸物令
有客空之事則減矣言可以防閑奸詐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守宮蟲名也
亦禦奸之義耳壺盂器也盂音羽俱反朔自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而大今之所謂盌盂也盂音羽俱反朔自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師古曰養進也延別善布卦布列其爻以射之也別彼列反臣又為龍又無
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時脈脈即蜥蜴師古曰跂舉踵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蜥蜴蝘蜓
守宮是則一類耳楊雄方言云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蝘蜓
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先歷音錫蜴羊益反蝘烏版音
余赤反蜓音延反跂音祁豉反脈音莫獲反脈音莫獲反
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曰中者自得其物也中音竹仲反
人滑稽不窮師古曰滑亂也稽古曰留也滑音骨二反稽音雞
朔狂幸中耳非至教也師古曰狂猶言妄也
之臣捜百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捜索也音所九反
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寶數也蘇林曰寶音貝谷寶之寶數音
師古曰寶數數籌也以為盛物籌也以為數
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之類然
者樹為寄生盌中公卒呼為寄生非為是寄
者樹為寄生盌中公卒數明日當死
物覆在盌下輒改前覆守宮盂下為盌字之誤矣楊雄傳亦有此
穴蔽寶數也盌盂下之物有飲食無氣故得蔽之也服虔說非所衛也
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
善樹為寄生盌下令寶數上令倡監捜舍人令只

不勝痛呼暴 服虔曰暴音髑髏之髑暴音瓜蚋傳呼報音義皆同一曰鄧音是也謂痛切而叫呼也古田呼二反暴言今人痛甚則稱阿暴音蚋之之的之的師古曰暴毛殼聲也 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聚聲者鳥之狀也師古曰咄叱出之聲也音丁骨反鄧說非也聲音敖 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聲者鳥甫敦也 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 師古曰詆毀虧也音丁礼反 隱謂隱語耳 上曰隱云何朔曰大活者為數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數音昌豆反 兄益高壑者鶴俛啄也 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啄音竹救反 舍人不服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罵榜即妄為詣語曰 師古曰詣者和前之言也 今壺齟老胎塗盛也 師古曰盛受物也音時設反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欲也胎者思之狂也 師古曰言鬼神尚幽閣故以胎之猶為狂癡也胎音徒來反 塗者漸汙徑也 師古曰漸漬渡也漸音子廉反 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 張晏曰齟音楚俱反亞音一侯反狋音魚巨反 師古曰狋音限吽音偶加反又牡牙也 優者雜倡也音戶高反 朔曰令壺齟者齒不正老者人所欲也胎者思之狂也 師古曰言鬼神尚幽閣故以胎之猶為狂癡也胎音徒來反 優者雜倡也音戶高反 狋吽牙者兩犬爭鬬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鬬未定也 師古曰二狋之曰也解在郊祀志 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 師古曰晏晚也 朔獨拔劒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 師古曰蚤早字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 朔入上曰昨賜肉不

待詔以劒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微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酎酒新熟以祭宗廟也酎音紂解在景紀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師古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總稱也秔其不黏者也音庚民皆號呼罵詈師古曰呼音火故反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齎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徼遮繞也循行視也戒備非常也徼音工釣反右

內史發小民共待會訖
曰為休息場表之處亦置官焉從官曲以南
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夜則宿焉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
尤幸師古曰皆陽即其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
用笇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
滿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盬庾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
直師古曰提封大謂提舉而封表之內也捴計其數也賈音古
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
償鄠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左右內史也草田謂未耕墾也吾丘壽
王奏事上大說稱善師古曰說讀曰悅時朔在旁進諫曰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
驕溢放恣天表之應應之以禍福謂福慶也慤謹也溢滿也放恣謂縱逸也
霪雨昃晝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
高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加天不為變
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鄠杜乎師古曰言
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為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奢侈越制天為之
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
南有江淮北有河濟其地從衰龍以東商雒以西
服虔曰商雒二縣屬弘農古曰所所水也隴隴嶺也厥壤褭墝鹵瘠
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

周禹平曰陸關中地高敞野曠海者曰禹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養以謂之陸海也桑之所以廣蚕政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蚕桑本也此一白二所以給萬民所卬足也師古曰卬音魚向反又有鉛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饒之土宜黃薑弩水多鼈魚蝘而小長脚無毒人亦取食之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患至若巫山之北固一都會也師古曰都會言人物所聚也又有雲夢之饒龍門碣石北多馬代鴈出鴈門雁北多鹿胡貉犀象瑇瑁紫貝珠璣江南出柟梓竹箭羽毛齒革西近邛笮僰僮髦牛邛笮皆西南夷國名僰僮謂僮隸之有才者髦牛謂旄牛也出名馬蜀漢出丹砂石藥旄牛髦牛尾可飾旗也丹砂可以為藥石藥所謂五石也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謂之陸海也

夫山東者也其出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產出本也此一白二所以給萬民所卬足也師古曰卬音魚向反又有鮑魚鹹石師古曰鮑魚鹹石二物出東海鹹石出北海鮑音步卯反鹹音胡斬反鮑音蒲交反鹹石可以藥疾鹹音胡斬反疾音秦悉反絺紵之饒家有桑麻女工之業閭巷之間誦絃歌之聲貧者得以庸賃賃謂賃作也庸謂賃其功也富者得以假貸取贏假貸謂貸人財物而收其利也贏謂利息也一金師古曰貲今俗以為貲財之貲也貲者言有財可以自貲高也貲音子斯反而貲射千金師古曰言其多也貲音子移反射音食亦反節駔儈之間節謂節制使物價貴賤有節度也駔儈謂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駔音子朗反儈音古外反節駔儈者今俗呼為牙人也牙音五加反而莫之或非也或謂惑也非謂非毀也

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蕃息麋鹿麑麂狐兔之苑大虎狼猛獸伏焉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平而營之埒之師古曰埒謂卑下之處也埒音力輟反而為之溝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限之興蘇林曰興乘輿也無限言不止也師古曰興謂天子乘輿也無限謂不可窮極也言興乘輿出入無有節限也古曰無限之興謂此張晏說是也音于僞反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師古曰殷盛也殷音于僞反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在華容城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董仲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逆盛

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
康曰泰階三台也要曰一星天子一星諸侯一星卿大夫下
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地之三階人之三階階為士庶之上階上星為男主平星為女主中階之星為諸侯三公下
星為陰大夫下階上星為陰陽和風雨時
社稷神祇感德其位天下大安是為太平則五神之祐日有
念之冰開不凌稼穡不成災變不生可不省
好興平兵修宮掖廣園囿平閒燕為樂以觀天變不可不
治道順天子行權令
俺踈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謝焉
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延拜
師古曰尚帝女夷公主隆
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疾死如壽王所奏云
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
慮主病困以金千斤藏于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
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酗殺人
解在律歷志
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
師古曰論決其罪也
左右人人為言前文上賣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
死以屬我
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於又
於是為之垂涕歎息
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
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延可其奏哀
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
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
蕩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平之貌
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
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

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中西起入
省中夕時召讓朔師古曰讓朔也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
其言師古曰論語孫孔子周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
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
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先生上壽時中師古曰言加上壽
壽謂舉觴朔前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繆
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鋪憂者莫
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
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
殿上師古曰小遺謂便也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
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謁者常侯陳平尚之午死
號賈太主師古曰賈姑也故曰賈太主也
幸偃年十二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
也音絞
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
御射師古曰討謂用箭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
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沙主故諸公接之名稱
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
府堂宇帝帛之藏者也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品滿
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於主也發者謂發出之也
也賜偃善謂偃曰足下私待漢主挾不測之罪將

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乎
憂之久矣不知所以師古曰以用也不知用何計也爰叔曰願城南遠
無宿宮又有赦竹籍田師古曰妨害閒雖有赦令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赦
即赦字也言有赦令則妨竹籍田耳非謂赦出在上日須臾頃耳親待事富有宿宮處耳
長門園如淳曰當太主園處也師古曰長門園在城東南園可以為觀此園
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此上所欲也
之憂公人之不然上且請而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
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景帝崩爰叔常從入廁
上之策令主

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
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師古曰請
音才性反列為公主賞賜邑入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
地死無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師古
曰卒讀曰猝洒音先典反又音山賣反先狗馬塡溝壑
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
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林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言帝臨其
家墓也得獻觴賜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人有
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君臣從宮多大為主費上
還有頃主乎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

上臨山材主自乾宰敝豚師古曰豚為賤者服道人登階就坐
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延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
珰王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螻首之贅辮也傳讀六音工侯反隨主前伏殿下主西賛師古曰賛進也進傳謁辭館陶公主胞人臣優昧死再拜賜師古曰賜尊人服也言与尊同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坐也優起走就衣冠主已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樂主翁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劇客輻湊師古曰劇音千六反劇猶甚也輻音逼六反輳音千豆反逐平樂觀雞鞮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賓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埶戟殿下師古曰持埶戟側辟戟而前曰師古曰辟言頻亦反童僕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優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之禮修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學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優不

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師古曰右尚也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師古曰蜮魅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蜮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宜也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也奈何乎陛下

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亨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redacted]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redacted]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redacted]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redacted]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与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redacted]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redacted]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慶父死而魯國全師古曰慶父魯桓公子莊公弟也莊公薨慶父殺般立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求之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redacted]之其後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大故以名焉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与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師古

曰趨疾貌曰趨末謂工商之業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朝臣曷爲舜禹湯文武成康上
有道乎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朝對曰臣竟舜禹湯文武成康上
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
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者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
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音徒奚反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也不
用采章言俭率也以韋帶劒師古曰學士去飾也夢蒲以爲席師古曰蒲草
席也編蒲以爲席及蒲爲席亦
無文飾古曰温亂絮也言以絮上表末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縕
師古曰集上書囊以爲褥師古曰縕乱絮也縕音紆粉反集上書囊以爲褥
以道德爲麗以上表我爲准師古曰麗偶也准平法也於是
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冤之今陛下以誠卑爲小劒
廷建意左鳳闕右神明師古曰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神明臺皆名也號稱千
門萬户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纖罽師古曰纖五綵也罽
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
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修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
農謂失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
四通之衢師古曰應劭曰帳多故以單之弟孟康曰西域傳賛云典造
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麗翠被憑玉几而処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
去之燔焚燒也却走馬采復用師古曰却退也走馬善走之馬也則堯舜
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毋曰其本萬事理失之豪

差以千里師古曰今易其文已解於上也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
詼笑師古曰詼謔戲也詼笑謂謔務言可笑也詼音恢其下詼嘲詼諧並同然時觀察顏色直
言切諫上嘗用之貞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
屈師古曰敖讀曰傲傲為音千偽反又以朔口諧辯給師古曰好作問之
日故數召問之而俳也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
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
下功德陳于帝之上在三王之右師古曰若亦上也非若此而
已誠得天下賢士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
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曰孔丘為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職
典制度文章也大公為將軍師古曰呂望也知戰陳兵法之事故云為將軍畢公高拾遺
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也為周大師故云若遺也弁闓等子為衛尉師古曰其有勇
為大理師古曰以其作士士亦理官后稷為農師古曰后稷播種伊丑為少府
應劭曰伊丑善事對天官屬少府故今作之子贛使外國師古曰以有文辭故為大當也而應
師古曰頗同閔子騫為內史兩字據合為變解在變
路為執金吾師古曰亦升必有勇力升為
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升讀與昇同子夏為太常師古曰以子夏傳學山澤之官
知樂故可以為大常此說非也益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官也主驅禽多在右扶風故今作之季
路為護軍師古曰忠諫而死也以其位尤所
阿私伯夷為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主郊祀同典秩禮紀故今為之管仲為
馮翊應劭曰管仲定民居守事令於
內政修今翊戴故今為翊也魯般為將作師古曰以其巧也般
與班同仲山甫為光祿卿師古曰以其忠正柔亦不剛亦不吐申伯為大僕

應劭曰伯尼宣王之勇也大業上親御戚又容近故用就親也
季子十七矣人故使為之師
古曰季子即吳公子札
為之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鰌
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蘧伯玉為大
傅如淳曰太傅傅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
令為之師古曰蘧伯玉衛大夫也名瑗蘧音渠
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子孫叔敖為諸侯相
君故為詹事師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
子產為郡守師古曰善治邦邑也王慶忌為其門
古曰王慶忌即
上子慶忌也
夏育為鼎官應劭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
頭應劭曰畢善射故令為旄頭今少羽林是也旄音莫報反
上向而長衣繡衣在乘輿車前師古曰畢音詣
道侯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武
表也表道之旅若今之武騎矣上迺大笑是時
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令公孫弘相兒大夫
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音逸
自視卿與比哉師古曰何異
御史大夫張湯外事辦內主上所決定
如淳曰主上所決定者湯為內主
柱頰脫師古曰脫音他活反
柱頰脫口吃不利也
柱音竹庾反頰音古協反
柱音竹庾反頰音古協反
柳連脽尻師古曰連脽尻骨也脽音誰
柳連脽尻師古曰連脽尻骨也脽音誰
臣朔侏儒一丈
如淳曰東方朔長九尺三寸
如淳曰東方朔長九尺三寸
類倒行逆施師古曰言顛倒
類倒行逆施師古曰言顛倒
滑稽不窮出口成章
如淳曰滑亂也稽同也
如淳曰滑亂也稽同也
能用一切不名一家
師古曰言不名一家之學
師古曰言不名一家之學

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師古曰啁與嘲同）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illegible]）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師古曰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illegible]）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illegible]）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illegible]）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illegible]）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

倉胖及後世子孫不能德天下
雲漢詩云宣服 毛詩曰言宣王憂旱而
之詩也 安於覆盂 覆盂喻危也
當行何以異哉故遇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
故經之則安動之則成 經謂營度之初也
抗之則在青雲之上 抗舉也將舉之則高將下
爲虐 虐害也 欲盡賢效情安知前後夫天
地之大古良之衆也 良善也
數秦易滅之困於秦 數謂計策也
家池 使蘇秦說韓宣王 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嘗

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
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詩小雅鶴鳴之
事近言易改必形於外也 鶴鳴九
逸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
延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 師古曰設施言也信讀曰伸
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敬行而不敢怠也
師古曰孳與孜同 鶴飛且鳴矣 師古曰鶴雅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信
其勤苦也辭讀曰陸言鄙賤音力遇反 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 師
曰聚也 地不爲人之險而毀其廣君子不爲小人
之凶凶而易其行 師古曰凶謹讒之聲 天有常度地有常形

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道由也詩云

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至清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眾也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黈音主苟反謂以王為瑱用黈纊縣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綿為丸用組縣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縣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

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故朔引此言也王有三行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

之使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

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無

[illegible]廓然獨居[illegible]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

[illegible]合子胥[illegible]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illegible]

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

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

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

邪語曰以[illegible]天以蠡測海[illegible]

[illegible]鐘[illegible]豈能通其條貫考

其文理[illegible]繇是觀之譬由鼱鼩

之[illegible]咋虎師古曰孤豚[illegible]

[illegible]

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
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
騷動[illegible]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將以為君之
榮除君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illegible]君之行無
人臣之禮[illegible]果[illegible]身蒙不辜之
名[illegible]戮及先人為天下[illegible]是以
輔弼之臣死解而邪諂之人[illegible]廉恥
[illegible][illegible]二人皆詐偽巧言利
口以進其身陰奉瑚璉刻鏤之好以納其心
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illegible]

身沒被戮宗廟崩沮國家為虛[illegible]
親近讒諛夫墮太平之道[illegible]亂之國[illegible]愉
之謂[illegible]以喪身[illegible]
[illegible]毛之[illegible]則[illegible]
人不忍為也[illegible]之色深言直諫上以
拂三邪[illegible]之害則[illegible]於邪王
之心歷於[illegible]世之[illegible]故養壽命之士莫
肯進也[illegible]民[illegible]為宮室[illegible]
其守以[illegible]先王[illegible]桀而忘死皆足以伯
[illegible]後世稱其仁如是邪

節令書後漢之
[illegible]
子公食采[illegible]
薄昭最賢刑罰行
陽和[illegible]萬物咸得
之全二家給之足[illegible]
來集麒麟在郊甘露[illegible]
人鄉風嘉瑞[illegible]
之道存亡之端若此[illegible]
[illegible]編以為勸誡[illegible]

[illegible]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室家相安寧也 此多士為周室慎斡之臣所以安寧也 此之言也朔之文辭此一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祠甲乙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 賢曰八言七言上下謂各有上下篇 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 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 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賢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 師古曰瞍無目也 朔同時也 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談說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故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

師古曰言辨義然朔多過實者必其談辭多端不名一
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必其談辭多端不名一
行應詔以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藏德似隱非夷
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必
正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
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柱下為
隱故終身無患是為一也飽
食安步任勞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
一世也反時且言正諫則與富貴不相逢矣臣瓚曰
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違也其滑稽之雄
平師古曰雄謂
為之長師也朔之談詣逢占射覆
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占
逢古遌字古事
猶云迎刺也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燕
曜而後世好事者因取意焉怪託附著之朔故詳
錄焉
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
於朔故具敘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如今之為漢書者學
者所

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
異聞恨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略反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傳云一日辛有不勝洒掃之職顏師古注
云辛讀曰莘洒音先禮反音山豉反檢諸本及前所
校過並如此恐必按許慎說文洒字解云洒灑也
古文為灑掃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校定
此注合云洒音先禮反古文為灑掃字灑汛也所
解云汛也汛音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
豉反五字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五　班固漢書五十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邪屬匈
門反）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匈奴有功封平曲
侯（師古曰平曲縣屬臨淮）賀少為騎士
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
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師古曰衛皇后姊也）賀由是
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
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部
侯（師古曰茂陵中書賀封南部亭侯表不作
部師古曰部音步口反）後再以二將軍出

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
千餘里無功師古曰沮音
音子閭反後入歲遂代石慶爲丞相封
高繹侯時朝廷多事員大臣師古曰督
謂察視也自公孫弘
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比
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爲丞相不受
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淮南王邊得
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
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使起去賀不得已拜
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
重責從是始矣師古曰殆危也
賀子敬聲代賀爲太僕父子
並貴公卿位皆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
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覺下獄是時詔捕陽
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怒之急賀自請願逐捕安世以
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
也聞賀憂以書謝賀子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
不足爲我材師古曰譬名其也
敬聲乃陽召人巫祭詛上
且其暴宮在丸山西北之語
上下其書有司驗治頗得其

父子死獄中家族亟盡之楊起自朱安世敗於江充
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傳師古曰
晉灼曰戾園謂衛思后園也劉屠武帝應兒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屠音直勿反
反不知其以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詔丞相賀高舊故垂高勢而為
丞相長史高不知其以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詔丞相賀高舊故垂高勢而為
殺加刺之罪不得逮治之也貨賂上流師古曰西通以漕運金錢而受賂
事者朕忍之久矣然不自聊也師古曰聊賴也
日暮乃罷言不申盡者自轉而以就邊遠以自效師古曰轉而
從行恩也或曰以就邊遠也言轉輸而以就邊遠也使內郡自小治作輦
師古曰治作車輦也使內郡自小治作輦
武備裝減師古曰重謂懷物者也言轉傳之不
及時減為物純以減武備也純音頓呼劉反下同
安脫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安集之師古曰脫猶遺也
逆獄已正於理其以涿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以涿郡太守
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言轉傳賢
夫親親任賢賢賢之道也以涿侯二千二百封
左丞相為涿侯服虔曰漢高功臣表涿縣屬河間國晉灼曰涿縣屬涿郡其秋發三河
騎及發邊兵六萬人以丞相府馬少減半發騎士師古曰減半者
日減半與之也減音古斬捕首虜捐身逐利師古曰捐棄也
乘輿置以聞師古曰置謂驛置也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

敢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如此何謂公不言師古曰籍謂橋
公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無以
鎮撫海內今天下者自有賞罰以半軍為播
師古曰播猶頒也頒音布丏反丞相圍之播音布丏反
師古曰丏音莫甸反丞相不分多予太子太子既許充
劫守衛兵師古曰劫音居業反衛兵宿衛之兵也
劫守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今發兵
於是從甘泉來乘城西北馳入長安中北軍使者
部中二千石以下盡相斬太子太傅賓客使者擁
衛太子太子亦矯發中厩車騎材官以衛宮
師古曰矯詐稱也厩馬舍也材官謂有才力者也
門門闢車騎出宮門與丞相戰長樂衛尉
被手擁制旗節衛護也
軍長安城中擾亂莫知所為
護兵令必得石德及璽
師古曰張先驗也將使長安

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
長水鄉即舊
營校之地
胡騎皆以裝會
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
安入城門車騎士以千人潰
師古曰潰謂騰涌而出也潰音胡對反
比百輯音集字本從木其
旁作比非是潰字本亦作撵並音直孝反
持節故更為黃旄如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
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
子太子引兵去歐四市人
師古曰歐古毆字
成軀同
凡數萬眾至長
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
入溝中
師古曰溝街衢之受通水者也
丞相附兵浸多
師古曰浸漸也
太子軍敗

南軍再復盛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盛城門號壯門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走二千石當先請奏丞相曰司直逐二千石當先請奏丞相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釋故也上聞而哀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往安坐受太子即解一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幷通獲反將如侯長安君子景建從通獲小疑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秅侯師古曰秅音竹角反

博古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子發兵以反法於史士却格者皆從敦煌郡師古曰北界本然被圍故敢逆命

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縣名其明年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師古曰侯之耳孫以父死在於邸相追上王氏之說不為通矣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師古曰如若也至渭橋師古曰謂渭水橋之梁因設宴飲焉與富利辭決富利曰願君侯毋與富利辭決富利曰願君侯

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寸也貳師女為延年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

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讁使巫
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又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
邑王爲帝有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
車駙廄車以徇師古曰廄車載供之車也非駙近乘輿者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
華陽街贰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
族遂滅　卓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
陵師古曰劉氏解云百千秋爲高寢郎師古曰高廟會衛太
子爲江充所譖敗父子之計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師
古曰急變非常制也言急速變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
人當何罪哉臣當愛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
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繇是感寤召見千秋言前
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上謂左右公誠難得
大雄雖師古曰言公之容貌大雄雖之言不虛也雖音息遂反左右顧言曰
謂只文士之間人所能爲耳今千秋以一言之
廟中議未嘗有所發明安國侯延壽感寤召見千秋至
封爲富民侯千秋無他能明甚不然此高
皇帝所以異之也師古曰獨明甚不然此高皇帝所以異之言其有大智也
曰伐積功也言功積而歷也　特以一言悟主
意耳用是爲丞相封侯甚未
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匈奴貴人左右皆問
漢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問漢丞相以何事得封侯使者曰以主書言事故置
千司馬迎擊羌漢置永相并關賢地妻一男子主書即

得之矣使者還道
吏民久廷貴之
有智君位自稱踰於
視事息上連年治大
欲寬寬上意尉安衆
與御史中二千石共
刑罰疏聽貴樂意和神
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在
蠱之禍流及大夫
廷何樂之聽漏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

初千秋始
延
朕曰食者
君

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
以及故聲之
同無所發今丞相親
今及巫頗脫不止
蠱之甚何謂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
石各就館也館舍也書曰丑侖攸
曰丑侖攸地毋有復言
後成餘武帝
的弋夫人男為太子

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
君位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
之疑誤入伺奴有
近為蠱朕
立皇子
拜大將

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
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讀曰導）武帝崩昭帝
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未能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千秋君丞相位謹厚有重德安公卿朝會光謂千
秋曰始與君侯（師古曰民稱也）千秋曰唯將
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言有所言光以此重之
每有吉祥嘉瑞數襲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
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
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議起（師古曰議罷鹽鐵之議）

（皆得者盤鑄鐵治鑄夫也）千秋為相十二年薨謚曰定侯（師
古曰謚法安民大慮曰定）子順嗣侯（師古曰順嗣侯言能
順其父之業）

桑弘羊以計算用事（師古曰計謂會其數）侍御史大夫
（師古曰侍御史大夫即管宇也義具前卷）與丞相車千秋（師古曰車千秋因
其本姓以為名）及三公九卿（師古曰三公謂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也）俱
得官（師古曰俱得官謂皆得秉三公之職）怨望霍光與上官桀（師古曰桀
音渠列反）等謀（師古曰謀反逆之謀）

桀子安（師古曰安字少孤）以父（師古曰以父
為桀）得尚公主（師古曰尚公主謂娶為妻）為驃騎將軍（師古曰
驃騎將軍以其勇捷為名）封桑乐侯（師古曰桑乐音息浪反）安
與弘羊子（師古曰子順）謀（師古曰謀反逆之謀）因
燕王（師古曰燕王旦）以為（師古曰以為
燕王）武帝（師古曰武帝）末（師古曰末年）軍旅數發（師古曰發
謂興動之）郡國盜
賊（師古曰盜賊謂
攻劫人也）師古曰
言盜竊而為賊）以
郡縣吏（師古曰言
郡縣吏主捕盜賊）積功稍遷（師古曰積累其功
以次遷）或至（師古曰或至二千石）武帝（師古曰武帝）末（師古曰末年）軍旅數發郡國盜
賊（師古曰盜賊謂攻劫人也）以郡縣吏（師古曰言郡縣吏主捕盜賊）積功稍遷（師古曰積累其功
以次遷）或至（師古曰或至二千石）

聖從事論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鎮也伏於鎮上也音之日反音林反仰言曰使君顓結生之柄威震郡國師古曰顓古專字使者故謂大使君使音所吏反顓與專同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寬以明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號假不誅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戴侯卒

[illegible] 武帝嘉之壯車拜訢為眞謁平大夫代韋平秋為丞相封高君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陛言時為御史大夫代韋平秋為丞相封高君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明年薨謚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威昌邑王

立當立帝師古曰與讀曰豫謀廢昌邑王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illegible]

咸女弟昌[illegible]

[illegible] 張晏曰弄謂弄權閒朝政侯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illegible] 師古曰此說非也

[illegible] 師古曰別故為嫌譚亦不

傳國至玄孫參敬侯紹

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長史

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知之官奴婢客民及諸[illegible]

敬侯參謹畏事之敬言病一日必自[illegible]

[illegible] 師古曰參謂參預之也

[illegible] 師古曰[illegible]

以九卿不得[illegible]

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官[illegible]

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群臣謀廢
之更立議既定使宗正
不知所言汗出沾背徒唯唯而已
宗正
謂敞曰此國之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
君侯不應與群臣
詐稱天子詔曰諾
延年從東
謝還
言故云參語
敞居位完節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
子幼師古曰惲音於粉反以忠任爲
常侍騎也惲母司馬遷女也惲
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
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
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
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
出名曰出郎張晏曰出用之所出故稱焉
師古曰一洗沐也師古曰言
沐之假借之也或至歲餘不得
沐其家高郎日出游戲
部也師古曰錢財而聲
慕之也超權也貨賂流行
傳相放效
為中

郎將亂山郎移長長度大司農以給用也師古曰調發用度也調徒釣反
度徒洛反給居立反調音徒釣反下同
財之調發用度也調音徒釣反下同
其云云猶言如此也
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
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今行禁止富
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遷用事
初陳忠受人財五百萬及亂封侯皆以忘示族後毋
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言子憘憘盡復入忘後毋是忘
殷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憘伐其行以自矜
節行及政治之能也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
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大僚遷
長樂相失在以是敗師古曰以是為敗卒終也
與相知及即位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
張晏曰兼行天子事先肆習威儀也師古曰肆音戈二反
副帝肆祏侯御師古曰我副帝肆而祏侯為御車也祏音市石反
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憘教人告之
亦上書告憘罪高昌侯董宰入北掖門師古曰董
語富平侯張延壽言聞前嘗有乘車馳殿門師古曰馳
觸也音丑刃反
丁禮反門闕折馬死而昭帝朋今復如此天時非人

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暉上書訟延壽冤
中丘常謂暉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暉曰
事何容易脞脞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脞細碎貌也脞音才臥反我不能自保
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豈救人何必得活脞音才臥反真人所謂鼠不咬穴衙宴數著也
李奇曰真人天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坐衙宴數自妨故不得入穴
師古曰宴數戲器也宴音其甸反數音山玉反解在東方朔傳暉首
云今之訟人亦於已有妨又中書謁者令宣持節使者詔
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讀者所錄也視讀曰示也暉曰冒頓單于
得漢美食好物謂之�higher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食者
云單于欲來朝軍上觀西閣上畫又指樂紂畫謂紂
故憚云不來小
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
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
問其過謂樂紂之過惡書奏又有竟舜禹湯不稱而與
紂暉聞囹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暉曰得不宜君大
臣爲畫畫言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滅也若秦
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以滅亡今親任大臣即
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憂
侯君所言師古曰言國祚長遠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貉其同
至今耳師古曰可以至今猶不亡也
類也貉音莫白反狐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客反暉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
河東矣張晏曰斥土河在人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絕

理事下王尉廷尉定國考問在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在驗之此當時作其罪右見此事者也奏憚不服罪而召尹將翁孫詰之師古曰翁孫其字也尹將翁孫其名也詰問也古曰尹將翁孫其名王欽令戎欽高平侯延壽師古曰欽與戎同高平侯張延壽之子也詩曰太僕定有死罪朝事朝臺人也師古曰言憚幸不久活也憚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與富平侯婚姻今通侯力得罪師古曰憚言高平侯張延壽三枝大僕言而證之其自與太僕相屬也師古曰屬音之欲相屬著恐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我得罪至於族滅梁恐之辭也毋泄憚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亡驗以明自娛咸餘其

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勿劾師古曰劾訊驗也劾音胡概反大逆不道師古曰言其悖逆無道既去爵位宜以列侯奉朝請師古曰奉謂供奉之也請謂朝會也而憚慢有記過師古曰記謂疏記之也過謂罪失也憚為司隸不謹師古曰司隸掌糾察京師百官及郡國犯法者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憚宰相子少友人安定太守西河杜欽戒之為言大臣廢興在宗室宗室所繫師古曰繫猶屬也繫音胡計反顯朝廷一朝廢昧死自歸會宗言憚治行狀文質無所阿師古曰阿曲也言不阿曲憚之罪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非其任卒與禍會遭厲鬼以祚受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遭厲鬼以祚受爵位終非其愚蒙賜書

教誨以所不及師古曰誨曉也深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治之數譽也師古曰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苦逆指要之過師古曰逆違也要約也言違君之意而約之過失默而息乎恐違孔子各言爾志之義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禪引之故敢昧死陳其愚唯君子察焉高帝崩孝惠皇帝嗣立高后臨朝稱制政事一決於呂氏諸呂擅權侵削劉氏宗室大臣振懼誅及建成侯呂釋之說太后曰呂氏雖有內外親不如劉氏之貴也願太后王之毋以呂與劉也太后然之乃徙梁王趙王淮陽王子弟皆為諸侯王以鎮撫劉氏宗室大臣太后崩呂祿呂產欲作亂以危劉氏賴將相和協誅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孝文皇帝即位追論誅呂之功賞及從代來者大臣絳侯勃為太尉食邑萬戶朝罷趨出意得自矜及孝文皇帝即位謙讓下士吸引賢人賈誼之屬皆以為公卿太尉勃亦自以為絳侯誅諸呂之時自以奉滅不足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出意得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死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單辰笑師古曰單辰匈奴之賦敛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議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親喪至尊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古制如故孫降君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羔斗酒自勞師古曰烹煮也羔小羊所謂嫗也煮羔反擲音高反勢音來到反家本秦也

能爲秦聲婦趙女也 師古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謌也 後耳熱仰天拊缶 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是謌中舊有此曲也 而呼烏 師古曰烏烏悲也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實之物當在田舍衆落在野喻已邪放棄也萁曲而粟直言朝廷皆諂諛也師古曰兵巨並也萁豆並生煎炙相傷也 是日也擁衣而喜奮長袖低卬 師古曰低卬猶俯仰也低音丁奚反卬音魚向反 頃足起舞 師古曰頃音傾 誠樂矣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師古曰自言樂而不可過也 悁悁之意 師古曰悁悁憂不安也悁音於玄反 何可勝言 師古曰言憂悁之甚不可勝言也 人生有餘祿方雜賤貧逐什一之利 師古曰什一謂出息十分之一也 此賈豎之事 汙辱之處 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 師古曰栗謂戰慄也 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 師古曰言隨衆人之議皆相毀也 尚何掛罣之有 師古曰掛罣猶言繫累也罣音工賣反 今子生不能化民者鄉大夫意也 師古曰言不能變化其民 明明求賢興仁義 師古曰言明明之時求賢人興仁義 常恐困乏者應人之事也 師古曰言常恐困乏者應人之急事也 故道不同不相爲謀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 今子尚安得以鄉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師古曰言子不能化民而欲以鄉大夫之制責我也 夫西河魏土 師古曰西河郡魏文侯所置 侯所興有殷干木田子方之遺風 應劭曰殷干木田子方魏賢人也 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 師古曰漂然高遠貌槩音工代反分音扶問反 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 文穎曰昆戎之地也 子第今頗頗有鄙朝之風 師古曰言皆隨安定之俗而易其業子第謂子弟爲達官今乃見子之志尚與戎俗同也 今又頗子之志矣 師古曰言皆隨子弟爲達官今乃見子之志尚與戎俗同也

下同 居地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母多談師古曰旃之也書
名不稱多義言忌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惲曰
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曰延年前以罪過出今徵為御
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滕
官不足為盡力惲素與譚善譚即白
滕官實然叢司隸瞿馬相如上書言事誅
會有日食之咎歸馬猥佐成上書告惲如淳曰駟馬以給使事之佐主簿
馬更也有文書稱有佐名或者更
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
惲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明
處斷其罪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
不諫正惲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安
郎請在位與惲厚善者素與中央衛尉蔡玄成京兆尹
張敞交勝會宗皆上賢之官　蔡義河內溫人也
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
衆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相合斂錢物為義買牛車令乘之
數歲遷補覆盎城門侯師古曰門候主
諱詩者歡義義得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
茅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詔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
者竊以閭道於先師自託燕師古曰燕安也閒音閑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其說

之師古曰下說讀同悅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揚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師古曰說即悅字也儀音牛何反曲背也儀音牛何反常雨吏民稱之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者自用可頻制者師古曰頻謂頻繁事也頻音步田反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諸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語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為相因威震益同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廉有忠直節奏請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為官起家復為陽太守所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之府○水衡口輸府下當添下字以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作役之官也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鈦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在頸鈦在足皆以鉗為之鉗音其炎反鈦音弟輒加罪笞督作剔不勝痛師古曰作程剔苦又被督察笞罪既多故不勝痛也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父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兼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師古曰調音徒釣反餐俊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然

操持椽史師古曰操執也音千高反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
踰法公務勑書曰師古曰公務謂官以約勑也各欲求索自快是辟百太
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謂執持之音之涉反令行禁
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
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
公卿而咸帶於野守時車騎騎軍王音輔政信用
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豪子公力得入帝城
師古曰言罪也
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字後竟入為少府少府多實物屬
官咸皆鉤校發其姦臧師古曰鉤音工侯反沒入辜榷財物
師古曰辜罪也榷音工岳反
太僕萬年廉平內行脩然善事
人賂遺外咸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
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師古曰上謁即今通名也遺家丞
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廻歸及吉病甚上
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子定國社延年及萬年
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
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杭直數言事刺
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命咸教戒
於床下語至夜半咸瞋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

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師古曰大要大綱也謂古誰字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顓權咸頗言顯短下師古曰天子未共章也咸素善雲雲從刺侯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侯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掠笞擊音力向反減死髡為城旦周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

官吏舉奏按論畏咸旨先氣為少府三歲與在六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以上棄市師古曰受所監臨解在盲紀也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鄭弘字稚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稚古雅字兄昌字次倩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未如弘平遷

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喜宏成為御史大夫歲坐與京房議論免語在房傳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迺所以制四夷師古曰制謂裁斷之也制音征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師古曰次公者莫見名字蓋以字行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數音所具反屬之欲成一家之法焉亂成一家之法言雖亂於鹽鐵之議而能成一家之法也師古曰言其文辭雖亂而能自為一家之法度也亂音劉勰之亂音力喚反

御覽文學之誡實其平矣

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樂其大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謂決事也斷音丁亂反

馬師古曰斷謂割物也斷音竹緣反雖未詳備斷可略觀矣

中山劉子駿言七略班固因之分為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

史記公卿表曰太初以後訖孝昭間公卿大夫多以文學進其人質樸而辭義溫雅公孫弘卜式兒寬倪寬之屬是也及孝宣之時貢禹薛廣德以節儉禮讓為公卿貢禹琅邪人薛廣德沛人皆以儒術進至大官位特立不苟合於俗然弘博君子也斷然道正不撓

師古曰擬曲一可謂不畏彊禦矣地節之際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猶曉也言雖非正法而大臣能曉其事也變上權利之略難以一道論之也然獨公卿之拘不師古曰拘謂拘礙也言公卿大臣拘於利祿不能通達古始之本以求利害之原故不師古曰始本也原本也言不能推尋本原之理也

孔子曰彼哉彼哉言無所譏論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言自閉藏則無譽多患也彼哉彼哉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譽言自閉藏則無譽多患也彼哉彼哉師古曰譏論也言無所譏論也

不安教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人何足與議也

政者何如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帥以不正不從

公孫田劉王楊蔡陳鄭傳第二十六

祕書監上護軍武陵縣開國侯臣謝承撰注

梅福壽春人也少學於南昌尉門下生補南昌尉門下
生謂門人曰先令有備令已吾欲亡脫葬以反吾真卿古曰亡脫者不高衣裘葬之隨
也言脫者也反歸也吾真者也反歸本真也言葬之隨
郎果反必亡易亡意師古曰易改也死則爲市虛言盛尸入地七
日先令有備令已吾欲亡脫葬以反吾真卿古曰亡脫者不高衣裘葬之隨
也言脫者也反歸也吾真者也反歸本真也言葬之隨
郎果反必亡易亡意師古曰易改也死則爲市虛言盛尸入地七
人既一不從兄引脫其衰絰實親主其子欲默而不
自重廢父命師古曰重難也欲從之心又不忍遂往見王孫
賀人祁侯師古曰祁侯之孫承嗣者也賀來見也願存精神

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
者亡知則已若貴有知見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
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而藏
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師古曰區區小意也張晏曰區區猶拳拳也
密葬以章示後世之疑惑孫子之賢明豈不如王
孫哉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
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曰反天地之情而無所
憾於其間萬物各復其根各歸其所來此之謂大
化大化者乃天地之常道也天地常道而不得
變是物各反其真則無可憂者矣且夫厚葬以
送終者世俗之所以相高廉節單財薄葬以矯
之者此又矯俗之甚者也不合人情不可以
久行非賢士孝子之所忍爲也不可以經
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尊奢以示俗此乃俗人
之所以誹也非有識之所以論也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
歸者也歸者得反其真而至化者

……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祁侯曰：善。遂臝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師古曰：約，束也。）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

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
偵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
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斑福使客射
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
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往射
追吏師古曰弁古弁字弁走避之而射也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
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服虔曰言游徼奉公無它坐也羞主怒使
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中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公主之宅知
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避也報論也斷獄為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不窮治也辟讀曰避
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為游徼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

書之號也縣主在侯國之中事比於縣故稱焉縣路是謂為吏人者殺師古曰為音于偽反縣讀與中同下皆類此臣謹
被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得擅誅也臣謹
行事以斬昧死以聞制可司馬
法曰閫外將軍有專擊師古曰閫門限也軍正執事不誅上師古曰軍正謂軍法官執事者言得專法誅
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師古曰二千石謂軍丞
軍正也行法謂誅罰之也焉於虔反丞
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言軍容嚴肅不可以文吏為法亦謂軍正
三王戚誓於軍中欲民先附
其慮也戚近誓於閫內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曰閫門限也
閫外將軍制之閫內寡人制之
且閫內謂宮內也閫音苦本反
夫刃而誓敵示民志也師古曰勇志決也

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
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從平陵
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長八尺餘容貌
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餘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
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滿
儻大節師古曰儻音吐朗反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
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王莽改丞者其人名嘉陰騭
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
師古曰言在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
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必盡其能延
延下其事問公卿大夫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
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栖宦執權之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
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
尊社稷也自堯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
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
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
正經術通明有伯夷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
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

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谷永因其與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秉貴辯口師古曰秉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擢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之黨免師古曰黨讀曰攩攩登堂師古曰攩登也攩音丁浪反其角師古曰角較也音古岳反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長角師古曰嶽嶽高大貌也長角之貌縣是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黨百僚畏之往往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

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幸玄成容身保位不能往來李奇曰不能爲所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本有重字今脫耳故此引之爲言也而咸數毀之有司考雲疑風史殺人師古曰風讀曰諷君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不改師古曰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章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雲亡入長安復與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門闥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漏泄中丞而治後知

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是下咸雲嶽鎮終元帝世
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
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
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未聖
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
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貪祿位而已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誠也言行無所不至
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師古
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劒劒利可以斬馬也
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在朝廷師古曰訕謗也
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梁臣王子比干紂之諸父皆以諫而死故云然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
曰言殺直臣其聲惡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
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此
數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
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
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
補合之也旌表也
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東門車從諸
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

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雲及在野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陋劣欲相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宣不敢復言其數被擇諸後進言欲以我為吏乎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孝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大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槨師古曰棺周於身不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槨裁容頭也為文五墳葬平陵東郭外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變謂非常之事求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求

假貊傳師古曰小車之傳也貊音逋傳音張戀反詔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條錄而對之連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擅朝政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師古曰浸漸也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貧子假衣食富人猶假人以不能救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隨世變也夫救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日先謂在某時貧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貧子約之喻父故言疏家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師古曰不及殺也轉圜言其順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必所從來也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

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大將師古曰受大將軍故天下之士
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
其慮勇士極其節快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歡并天
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王喻輕拾遺言易
也此高祖所以二敵於天下也師古曰無孝文皇帝
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代也
師古曰召讀曰邵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
平師古曰幾音鉅依反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
何者秦爲亡道前仆後繼也師古曰仆音赴繼音計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
并田除五等禮廢樂崩適不通故欲行王道者
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
出將師不待廉茂慶顧力師古曰謂諫爭合意顧得
廉顧其事茂材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
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
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氏有三年之論曰升平於是積石暴骨
決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
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師古曰本朝謂漢朝也故其大臣
執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執陵君也師古曰讀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也方今布衣廼
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帝鴻嘉等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輩踦躒名都大郡求黨與

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而亡（師古曰言不逆己）迷惑之意（師古曰迷惑謂不曉事）此皆輕量大臣（師古曰量謂比較）故匹夫（師古曰匹夫謂庶人）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得士則重失士則輕（師古曰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之詩也）已解於上（師古曰朝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師古曰塗謂死而棄於野）尸并卒（師古曰并謂同共一處）住故數上書（師古曰數所角反）書未見報（師古曰九九筭術若今九章五曹之類）罷臣（師古曰罷謂遣歸）閒齊相之時有以九九見者（師古曰閒齊武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相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師古曰繆公伯繚）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師古曰繆公伯繚）距臣者三矣（師古曰繆讀曰繆）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師古曰秦武王好力任鄙）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師古曰秦武王即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繆公）行伯繇余（師古曰繇讀曰繆）歸德（師古曰繆讀曰繆）今欲致天下之士

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謁（師古曰謁白也）尚書問其所言言（師古曰言其所言）采取者（師古曰采謂收取）秩以升斗之祿（師古曰秩祿也）賜以一束之帛（師古曰束十匹也）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師古曰發憤謂開悟）遠（師古曰遠謂遠其所言）陳政言成文章（師古曰成文章謂有辭理）賢（師古曰賢謂勝己）者（師古曰者謂賢於己）幾人（師古曰幾謂近其事）多也（師古曰多也義音居豈反）故爵祿（師古曰爵祿所以命賢）務（師古曰務謂趣）賢（師古曰賢謂正也）若此者亦已（師古曰已謂絕）矣夫四海之廣（師古曰廣謂土地）生民之數（師古曰數謂人口）能言之類（師古曰類謂比）至衆多也（師古曰衆多也）然其優（師古曰優反）劣（師古曰劣音低）不齊（師古曰齊音才細反）陳政言成文章（師古曰成文章謂有辭理）賢（師古曰賢謂勝己）者（師古曰者謂賢於己）幾人（師古曰幾謂近其事）多也（師古曰多也義音居豈反）故爵祿（師古曰爵祿所以命賢）務（師古曰務謂趣）賢（師古曰賢謂正也）若此者亦已（師古曰已謂絕）矣夫四海之廣（師古曰廣謂土地）生民之數（師古曰數謂人口）能言之類（師古曰類謂比）至衆多也（師古曰衆多也）然其優（師古曰優反）劣（師古曰劣音低）不齊（師古曰齊音才細反）孔子曰（師古曰論語孔子之言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孔子之言也）工以喻国政利器喻賢臣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師古曰罔讀為漢歐除

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太阿劒名歐冶所鑄也言秦先以兵授楚與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師古曰辟讀曰闢今不循伯者之道師古曰循順也伯讀曰霸循讀曰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師古曰召天王謂行于受金之事曾子召吳起斥相用其讎師古曰讎謂仇敵也仵爲相而魏河陽也用其仇謂仵與秦通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件爲相益解於上一益於時不顧道義不循伯術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師古曰緒餘業也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

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誠譎讀曰譎詐則仁鳥增逝師古曰誠鳥名也仁鳥鸞鳳也誠或音脩愚師古曰家彼也閒者愚民上跡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退師古曰而死者衆師古曰以其所言爲不急而罪之也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師古曰防令之也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十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賢然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也矯正也又至陛下戮及妻子直惡正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

辜而殊又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失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壯秦之路師古曰壯大也秦之路謂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刺幽王之辭也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福讖也三民十月太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名也周書作雒篇名也周公作之以戒成王除不急之法下忠諫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今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開四門以致衆賢明視於四方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亦與比數師古曰比校也可比校而數也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師古曰言之不從是謂不又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謂不又言將老古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師古曰扵全女之政多主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更尊寵其位授以職事則鬼柄師古曰柄威勢也謂乎除之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至前夷滅師古曰夷平也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酒誥之辭也庸庸猶小小若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猛盛大臣貴擅亦當量閒隙其權也執陵夷君權隆於主弱後防之亦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

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 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引之也 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師古曰以丹漆泥塗殿上也 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扆言負扆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也坐音才卧反 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師古曰遺留也 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師古曰省察也

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 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與逸同也 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為燕丹張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 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并杞宋是為五帝 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言其多 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

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叔舅魯之公族今宋乃殷之後留在宋者亦孔父之後故尊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王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無奪適如淳曰奪宗繼封者尊為諸侯則奪其繼為宗子之事也奪適立庶子之事也奪適立庶子雖伯邑考不立武王是也孔子雖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廢可為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

動威雷風著災雨以風天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公勤劳王家子幼人弗及知乃反葬之於成周而薦天下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敢

令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降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也

孔氏子孫不免編戶為庶人師古曰列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為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業也

也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又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天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逢又議切王氏故終不興漢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乃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公以客禮待之大傅中宋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鄧國往往得其大家雅求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顯象賢也時王獨議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宋絕之罪者絕而更封

他親為治喪君子成其美者之始禮終之義諸
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
國矣則宜更立殷後以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
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
其嫡嫡之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
立禮記孔子曰立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
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師古曰不合於經也遂見寢至成帝
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
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
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

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師古曰顓讀
與專同福一朝棄妻子去
子去之後
有兒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師古曰其後謂樂
治尚書經為博士平陵人也師事同郡龔奮奮章
秉政自號安漢公平帝崩中山王即帝位年幼未
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
宇非共弟獲罪長大後見怨宇與
舅呂寬謀夜以血塗莽門欲因對其吉事殺莽嫁禍
以

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帝當世
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恭以為惡獨置當
槐鉗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改也
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去師古曰劾謂以事言之
敞弟之師古曰弟次第也音大計反
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為掾薦敞可
奉尊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敞可輔職師古曰為言
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
徵敞為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也狷謂有所不為守介也言必有所不為而後能有所
有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守介也言必有所不為而後能有所
守介也論之次第無譏者也狷音工玄反
觀揚雄之孫之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
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云是也師古曰論
語載孔子之言也作謂妄為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之決
有所為武昭決之明也斬伐
姦隙軍旅不除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人
義著於吾章而已再入大府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言雖無老成人之法而由其
之又規秦政二周吳大伯不為立後自取丧戒言為戒也遂投所好全性命門云敞之
乎此或敞既再入大府之再入大府謂初為御史大夫後為車騎將軍時也清則濯纓
為人同徒操後為車騎將軍操也清則濯纓師古曰楚辭漁父之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班固　漢書六十八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師古曰縣吏）（讀曰仲）少爲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吏於侯家供事也）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更娶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陋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失先驅（師古曰驅謂馳馬在前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

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老臣得託命將軍
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扶服匍匐也
此天力也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
過焉遍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
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
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闥
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
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
時上年老寵弟鉤弋趙倢伃有男師古曰倢伃妾名也
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光任太室可
屬社稷師古曰任謂堪其事也屬音之欲反
公負成王朝諸侯少賜光
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流涕問曰如有
不諱誰當嗣者師古曰言不諱謂死也
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
對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唯陛下察立少子君有周公
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
金日磾曰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
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又太僕上官桀為
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內
牀下師古曰於天子所卧牀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病大子
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

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兼衛尉兼羽林監兼弟侯通謀
爲逆師古曰弁音皮變反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
未録武帝病封圖畫高下以次第之以遺詔封
金日磾爲秺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顧
前捕反者功封時爲尚書令師古曰即今所謂尚書事者是也
前捕反者功封時爲尚書令師古曰即今所謂尚書事者是也
子名忽揚語曰師古曰揚舉也謂宣揚之帝崩太子即位
封三子事師古曰安通爲羣兒自相貴耳光間之切讓王
莽師古曰切深也說音弋雪反欲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
尺三寸師古曰財纔纔同白皙疏眉目美鬚髯師古曰鬚髯頰毛也髯音先

歷反頰音人占反每朝侍
視之不失尺寸師古曰識記也志反其貞作出入
入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師古曰自從也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分采文采異
中嘗有輕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尚主也璽斯氏反
難故欲取璽郎不肯與左將軍桀結婚相
親光長女年與帝相配貴如皇后
燕莫不多采師古曰多猶重也
親光長女年與帝相配貴如皇后
東閤氏生安日人服后之冊也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健
仔師古曰仔食兒反爲票騎
蓋侯元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

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
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德謂恩也公主內行不修
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妻幸依國家
故事必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安又為外人求光禁
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怒光而桀
安數為外人來宮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
為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
中宮之重師古曰謂昭帝皇后居親安女光妻其外祖而
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迴也謂迴改其是與光爭權師古曰謂爭論是非
王旦自以昭帝兄當懷怨望又御史大夫桑弘羊
建造酒榷鹽鐵為邑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殺也欲為子弟
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
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肆郊
羽林道上稱蹕師古曰蹕止行人也蹕音畢吉反
之具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為
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掌穀稼之官
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謂增發益也莫府將軍幕府也
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侯
司光出休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
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

旦光聞之上書堂中不入
上問大將軍安在云將軍
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
將軍冠師古曰冠音古喚反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
下何少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羣耳師古曰羣近耳言附近之
耳名也廣明都郎羣近耳周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
此書言之師古曰言周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此書言之也羣音渠俊反校尉文穎曰帝奇將軍
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發乃曲一校尉是時帝
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云捕之甚急
上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也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
黨與有謀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

以輔朕身師古曰屬委付音之欲令其不疑何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
言燕謀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
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等外人宗族燕主
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委任光記十三
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光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
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本以
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
廢大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大伯者
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可以承宗廟言
合先意光以書視羣臣羣臣皆驚師古曰視讀曰示驚謂動搖也擢郎為九

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
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
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滿師古曰憂讀曰懮獨以
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見將軍為國柱石師古
曰柱者梁下之柱石承社之重言其負荷重任如柱之
大后師古曰皇太后也言
當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欲斥言故有此問也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
安宗廟後世稱其忠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
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
車騎將軍張安世計師古曰闇謀也遂召丞相御史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
王行淫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莫敢發言師古曰相顧無言
謂阻衛不決明光意也
守作將出長樂
離席叩頭曰明延年前
光曰今日之議大將軍為先天下
以霍氏泰山之安而全明主之功大將軍之力也
漢宗廟社稷將傾
大將軍決斷不顧小節
天下賴安師古曰賴恃也
臣請
奏皇帝璽綬師古曰奏進也
光曰萬安之

命在上將軍唯上裁[illegible]光即與羣臣俱
見白太后具陳昌邑[illegible]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
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illegible]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
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illegible]中黃門宦者各持
門扇[illegible]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
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
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
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
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
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讀[illegible]

[illegible]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
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illegible]頃之有太后詔
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
被珠襦[illegible]盛服坐武帳
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
[illegible]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
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
[illegible]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
遼將軍臣明友[illegible]前將軍臣增後將軍
臣充國[illegible]御史大夫臣誼[illegible]宜春侯臣譚[illegible]

漸臣愚竊傷長[illegible]
光子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發璽不封 師古曰昌邑王既[illegible]璽[illegible]封而大行前殿之璽[illegible]所求隨意發漏更不封[illegible]得令外[illegible]見言不[illegible]從

官更持節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

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 師古曰之往也自往至符璽取節也 朝暮臨 師古曰[illegible]也音力禁反 令從官更持節從

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 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

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

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

作俳倡 師古曰俳優也倡樂人也[illegible] 會下還上前殿 如淳曰下謂柩之入冢[illegible]

擊鐘磬 師古曰[illegible] 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

牟首 鄭氏曰泰壹[illegible]牟首[illegible]名[illegible]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illegible]牟首[illegible]名也亦上林苑中方在衰絰而輦游於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illegible]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illegible]說是也屏面[illegible]又左思吳都賦云[illegible]牟首劉逵以為牟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據[illegible]者思及逵據此輦道牟首便謂明之乎 鼓吹歌

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 如淳曰黃圖云[illegible]出中門有長安廚[illegible]謂之廚城門[illegible]室閣道[illegible]者[illegible]未知禱何淫祀也 祀已與從官飲啗 師古曰啗食也音[illegible] 敢反 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

師古曰皮軒[illegible]也北宮桂宮並[illegible]宮也[illegible] 召皇太后御小馬車 師古曰[illegible]太后所駕遊宮中[illegible] 使官奴騎乘遊

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

敢泄言要斬 師古曰[illegible] 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

如是邪 王離席伏 尚書令復讀曰取

諸侯王[illegible]佩昌邑
郎官者免[illegible]黃旄以赤[illegible]
[illegible]刀劍玉[illegible]賞
賜所[illegible]
[illegible]故食監[illegible]服
未可[illegible]食監
[illegible]雞豚詔殿門
內以為常[illegible]設九賓溫室 師古曰於溫室中設
九賓之禮也 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
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
廟稱嗣子皇帝 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 受璽以來二十
七日使者旁午 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 持節詔諸官
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
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
師古曰簿責謂以文簿責之 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
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 師古曰更改也 日以益甚
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
舍 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師古曰雋音辭兗反又字兗反 臣德臣虞舍臣射臣
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
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

軌〔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者籍假借也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言王不幼少也〕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音頻亦反〕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繇讀與由同〕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孝經之言〕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師古曰即就也〕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言不得侍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師古曰言不豫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當斷不斷反受

其亂師高昌邑王光等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
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剌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
親惟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
等白太后徵入侍宿禁中謁見高廟奉皇帝璽綬
即皇帝位謁高廟哭泣哀盡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廟敬宗廟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人愛
人故好賢者為嗣孝武皇帝孫昌邑王賀行淫亂
八卿奏請廢賀賀聞之自悔前行謝過深自閉絕
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
沐賜御衣太僕奉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
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甚嘉之閒皇
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解其在宣紀斬言零已而
光奉上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
下詔曰大赦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
將軍光秉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
其以河北武陽鄉戶萬邑千戶與故所食凡
二萬戶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
萬匹奴婢百七十人馬二百匹乙丑第一區自昭帝
時光子禹及兄孫雲客皆奉車都尉侍中東西宮衛尉昆弟諸
侍中胡越兵光兩女壻皆為駙馬都尉給事中賞
婚姻之家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賞

親道[illegible]據[illegible]朝[illegible]
位迴諏政[illegible]謀[illegible]藏不受諸事[illegible]光開[illegible]光然後奏
御天子[illegible]光每[illegible]兄[illegible]
[illegible]元[illegible]歌[illegible]前[illegible]千[illegible]
[illegible]臨[illegible]光病[illegible]為之流涕
三千戶以封兄[illegible]奉[illegible]
將軍[illegible]元皇太后親[illegible]喪[illegible]
與侍御[illegible]五人持節[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為家者賜金錢繒[illegible]

[illegible]古[illegible]
[illegible]車[illegible]
[illegible]軍云[illegible]
[illegible]相御史[illegible]
[illegible]子禹為石
[illegible]言[illegible]事中二千石洽莫斉[illegible]

踐王衣[illegible]
宮服[illegible]
身之[illegible]
具[illegible]
[illegible]
使[illegible]黃[illegible]題[illegible]各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太[illegible]師[illegible]黃屋左纛師古曰[illegible]副也[illegible]封[illegible]輕
侯[illegible]車步騎[illegible]校尉[illegible]至[illegible]陵以[illegible]甚[illegible]益曰宣成
侯發三河卒[illegible]衛[illegible]宮闕[illegible]三百[illegible]家長
丞奉守如舊法[illegible]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
領尚書事[illegible]子[illegible]故大司馬大將軍[illegible]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
軍博陸宣成侯[illegible]貳皇帝三千有餘戶輔[illegible]昭皇
帝十有[illegible]年[illegible]遭大難[illegible]兼[illegible]誼昭[illegible]三公九卿大夫定
萬世[illegible]社稷[illegible]天下兼[illegible]咸[illegible]厥[illegible]功德茂盛
朕甚嘉[illegible]復其後[illegible]世世
毋有所與[illegible]如[illegible]蕭相國師古曰如讀曰[illegible]
[illegible]明年夏[illegible]太子[illegible]

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illegible]下詔曰宣成侯[illegible]
忠正勤勞國家[illegible]其[illegible]及後世
孫中郎將雲為[illegible]陽侯[illegible]為博陸侯大夫人
顯改光時所自造[illegible]制[illegible]後大[illegible]
出闕[illegible]神道北[illegible]昭靈南出承[illegible]
高祖[illegible]家[illegible]也文穎曰[illegible]
國也師古曰[illegible]
巷而幽良人婢妾[illegible]
巷[illegible]
[illegible]之永巷也[illegible]
塗[illegible]
師古曰[illegible]
[illegible]盛飾[illegible]室[illegible]閣通屬永
[illegible]作乘輿[illegible]加畫[illegible]綢[illegible]黃金
[illegible]章[illegible]馬[illegible]
[illegible]侍[illegible]次五[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中師古曰軟謂牽引庫輦也音挽初
事及顯寃居與子都常與計
盟知家務者也都之名而禹山亦繕治第宅走馬鬬逐平樂
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猶言才性友多從賓客張圍
猟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謁用謁不自
師古曰謂參乘而顯名也莫敢譴者又諸妄書夜出入長
信宮殿中亦頗有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
霍氏尊盛曾久內不能善其始終親朝政御
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領尚書不務奉大
將軍餘業師古曰給猶供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言閒女

能復昌邪師古曰謂復為邪後雲家奴爭道師古曰謂奪道
氏怒御史舍雲家門大夫為丞
人父子霍氏師古曰謂霍氏諸顯
相數稱霍氏師古曰稱說霍氏之
中時霍山大令吏民得奏
書不關白霍氏師古曰關通也
是霍氏專擅威權許妃為皇后顯
愛小女成君欲害之醫淳于衍行毒藥殺
許后成君代立為后語
在外傳治許后事頗聞知衍待疾立

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師古曰[illegible]顯恐事敗即具以
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
奏上署衍勿論師古曰[illegible]光薨後語稍泄於是
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illegible]迺徙光女婿度遼將軍
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婿諸吏中
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
婿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婿中
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
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
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

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
為光祿勳又光中女婿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
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
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
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
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
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
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宣見禹恨望深師古曰望怨也迺謂
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師古曰言今何得復如此也持國權柄殺
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种音冲左馮翊賈勝胡及

車丞相蒼小府徐仁甲坐逗將軍意不歡死使
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樂姓也者largo字或作史）百官以下但事馬孚都王子等（師古曰無所適言無所象似也）服虔曰皆見比
丞相亡如也（師古曰無所適言無所象似也）多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
肯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禹怨又禹山雲皆見日侵削數
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又禹山雲皆見日侵削數
相對啼泣自恕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
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
過失又諸儒生多實人子（師古曰實公貞布無礼高貞羽反）遠客飢寒
喜妄說任吉（師古曰吉音詩質反）不避忌諱大將軍當雖之

（言嫉之如仇讎也）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論人人自使書對事
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
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卓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
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書後上
書者益點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開尚
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
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
閒讙言霍氏妻殺許皇后（師古曰讙譁衆吉也音許爰反）寧有是邪
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鴻曰如是何
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

事誅罰不小妄何於是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
夏善爲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
僕奉車都尉也不點則死平內憂山等雲鳥季竟
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顏色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
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
徙陛下在太后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
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
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其事也然惡
端已見又有赦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
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各
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季竟坐
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受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
免就第光諸女過太后無禮服度曰光諸女自以上
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師古曰掇以此事責之也山禹等甚恐
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
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知讀曰智兒捕不正音之豉反下捕之蘇林曰且疾下捕之師古曰亟音居力反
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發屋書地鴟數鳴殿前樹
上師古曰鴟梟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乎烏殿耳非上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鴟音羽驕反第門自壞
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道人共見有人居雲屋
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軍馬聲正讙

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衆相擅滅宗廟羞見先人（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謂宗廟所以供祭也）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高后母也）召衆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王好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左馮翊山又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交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滅者數千家上憐而赦之詔曰廼者東織室令史張

使魏郡冨家李竟報冠陽侯（師古曰綏在宣紀也）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由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詿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宣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之曹揚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師古曰言共立意發之也）言無入霍氏禁閤辛不得遂其謀（師古曰遂成也）皆雖有功（賈逵曰雖等也）

師古曰同其助相等類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人之右衆必害之師古曰右上也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逆道不亡何待臣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爛也行音胡郎反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嚮嚮下亦同也今論功而請賞曲突徙薪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君無燋爛之福而福常安之右師古曰右上也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顯大將

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謂安世近焉師古曰肆放也近音其靳反及光身死而宗族貴誅故倍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前於驂乘師古曰謂始生也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休許虯反屠音儲居反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自是日磾與渾邪王俱降漢所得俘獲萬餘人皆解縛束縶以為奴虜輸長安令洗沐更衣使奉車上見之後上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之時而召問諸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千人莫不竊視師古曰竊私見也日磾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馬監馬因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

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虜石音丁奚反欲誅之昆邪休屠恐遂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黃門日磾等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竊私見也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馬監馬因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

金丑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妻得
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嘗曰禪毋教誨兩子
甚有法慶上聞愈厚焉嘗曰禪毋教誨兩子甚有法慶之病死詔圖畫其泉宮署
曰休暑宜開民(師古曰開謂開發)然後還去讀畫曰禪每晝寢常拜鄉之涕泣
目之(師古曰視)弄兒走(師古曰走謂趨)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曰禪在前見而
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曰
禪適見之恚甚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曰禪長子
也上聞之大怒曰禪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

小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曰禪初葬何羅與江充
相善及充敗衛太子冤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及謂累也)遂謀為逆曰禪視其志意有異
得封後上知太子冤延壽及滅充宗族當黨與何羅兄
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何羅通用詛太子時力戰(師古曰上下次殿也)何羅
亦覺曰禪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
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耳)曰禪小疾卧盧(師古曰盧殿中所
止曰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
發兵明旦上未起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曰
禪奏厠心動(師古曰厠廁也)入坐內户下須臾何

羅襲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蹈籍之也）趨卧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卧內天子臥處）行帷竇瑟僵（師古曰傳謂上籍盛帷之）曰磾得抱何羅因傳曰弄何羅反（師古曰中音仲反）止勿格曰磾（師古曰胡音互挌胡若今相撲卧輪之類也賈炒反）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挌也挌其頭而投殿下也師古曰胡說是也）曰磾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縣是著忠孝節（師古曰縣讀曰懸）曰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師古曰篤厚也）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光讓曰磾曰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曰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曰磾爲秺侯（師古曰秺音丁故反）曰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曰磾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家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曰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洛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父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臣雖愚不敢以宗廟之重戲其主上曰君無戲言光甚重之賞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牙

上書去妻師古曰明不考者言始有端緒若萌芽之始生上亦良之獨得不坐
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二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
建孫當為稚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
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又孫則衰矣
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
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
發舉楚王延壽及謀師古曰與百石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闥無內霍氏親屬師古
曰禁止也門闥宮中大人之門也傳聲而言閨闥也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
賜冢塋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敬岑明岑明貴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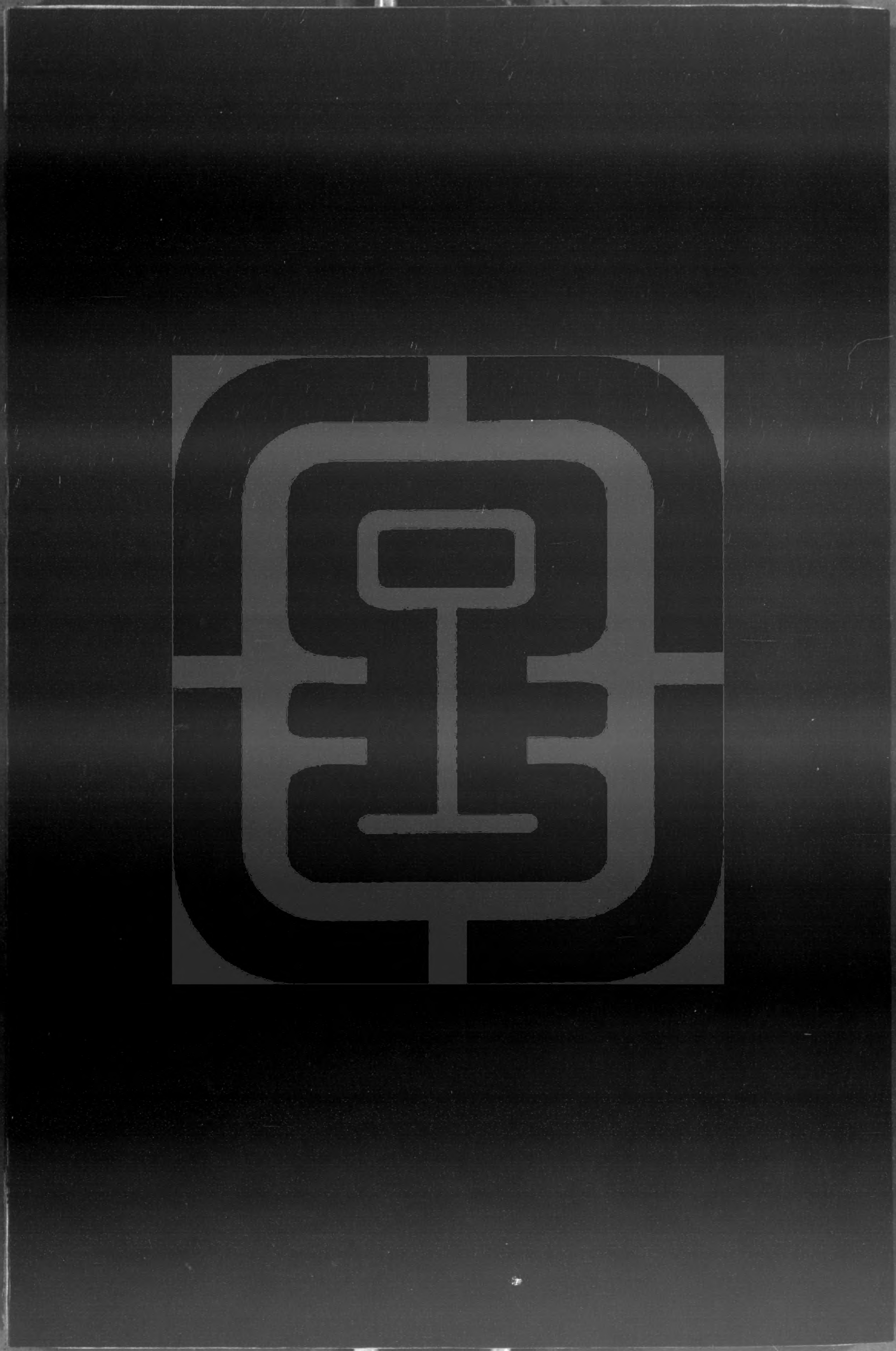
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敬為中
舍子幸有寵帝即位為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
侍中元帝前故事常隨陵為園郎敬以世名
忠孝太后詔曾侍感帝為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
敬為人工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師古
曰言下皆敬憚唯有一人亦難之而已
岑一人亦難之而已
岑正使使者問所欲弟岑為服虔曰屬者名鴻臚主胡客也敬子涉本為
左曹上拜為侍中使持幸綠車載送衛尉舍李奇曰敬病困舞子為侍中以此車送敬舍其
家也幸子為侍中以此車送敬歸以皇孫尊寵也須臾卒敬三子涉

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長水長楊宣曲之騎屬焉武帝即位
爲車都尉掌長信少府帝參使匈奴匈奴中郎
將師古曰將謂監領之也帝逆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爲太子
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
大夫師古曰即侍郎也爲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
侯霸子伉爲越騎校尉迺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
作侍郎也職辦擢爲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
帝即位爲大司馬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
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君金
欽以豪世忠孝爲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
三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衞氏召
明禮少府宗伯鳳如淳曰宗伯卿入說爲人後之誼白令公
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令皆聽之欲以內厲平帝而
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塞悉代反欽與族昆弟祝侯當俱封初
當侯祖父百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
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毋南
即莽毋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爲大夫人
大行官名也掌諸侯及蠻夷朝見之事大行屬典客欽因緣謂當

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爲以孫繼祖也自當爲父祖父立廟（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也言當爲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外親也師古曰[illegible]當爲南大夫人遂尊其父祖以續日磾不[illegible]賞所令大夫主賞祭事師古曰瓚說是也）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師古曰於朝庭中叱之也）因劾奏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知聖朝以世有爲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乃者呂寬衞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艾讀曰乂又刈也）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爲後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磾後成爲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illegible]孫繼祖也）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爲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秺侯當上母南爲太夫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以時即罪謁者召欽詣詔獄

者忘欽[illegible]欽自殺
恩孝才[illegible]青[illegible]千尸[illegible]
為都成[illegible]勝受封日一不
誼益封之[illegible]事[illegible]用歎
[illegible]青白[illegible]光結髮內侍
詔形容生[illegible]日受襁褓
擁幼君[illegible]王仆[illegible]宮
忠勳廢育之禁臨大節
[illegible]擁昭[illegible]光為師保
曰阿衡伊尹[illegible]阿衡
平[illegible]言天子[illegible]
[illegible]翼不取[illegible]此

[illegible]周公何衡何以加此[illegible]
然光不[illegible]亡[illegible]闇[illegible]人理

P26 以后缺

卷69-卷81